

中華郵政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政治週報

第四期

中華民國十五年一月十日廣州政治週報社出版

我們應該怎樣的努力

(汪精衛)

有人問道：「革命派裏頭，會生出共產與非共產的裂痕不會呢？」這當然是一個緊要的問題，應該研究，應該解答的。

我做這一篇解答以前，先要聲明，我是專為革命派而說話，至於一般反革命派，滿肚子裏都是反革命，卻偏要戴着反共產的面具，躲在帝國主義和軍閥肘腋之下，經營他兩重走狗的生活，我以爲沒有和他說話的必要。

我爲什麼專為革命派而說話呢？因爲革命派心地是光明的，頭腦是純潔的，他所窮思力索的，是共產派與非共產派於理論上有共同立腳點沒有？於實際工作上有共同努力之必要與可能沒有？我以爲這些問題，應該研究，應該解答。

如今先取決於理論，我以爲這是第一緊要的問題，然而這問題不用我們來解決，總理在世的時候，早已替我們解決了。總理在世的時候，早已慮到我們會因爲這些問題發生困難，故早已清清楚楚的給了我們一部民生主義，替我們解決了一切困難。民生主義第一講說道：「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又名共產主義，即是大同主義。」接着說明社會主義問題之來源，并對於馬克思學說，與以極詳細之批評。第二講說道：「我今天來分別共產主義和民生主義，可以說共產主義是民生的理想，民生主義是共產的實行，所以兩種主義，沒有甚麼分別，要分別的，還是在方法。」我們聽了這些說話，如何還可以說民生主義與共產主義衝突呢？有人說道：「看了總理對於馬克思學說之批評，可知總理的思想，和馬克思不一樣。」殊不知我們對於古人的學說思想，總應該力求進步，

我們對於馬克思學說，如果能學總理的態度，熱心去研究，熱心去批評，這纔不枉爲總理的信徒，爲什麼我們裏頭竟有些人視馬克思學說如仇讐，甚至連馬克思學說也禁止閱看呢？這不是無理取鬧麼？又有人道：「既然方法有分別，可知民生主義和共產主義到底不同。」但是爲什麼不將第二講一直看下去呢？總理說道：

「我們國民黨在中國所佔的地位所處的時機，要解決民生問題，應該用甚麼方法？這個方法不是一種玄妙理想，不是一種空洞學問，是一種事實。這種事實，不但是外國所獨有的，就是中國也是有的。我們要事實做材料，才能够定出方法。如果單拿學理來定方法，這個方法，是靠不住的。」總理這番說話真是深切著明。根據着事實，來定方法，就和根據着地形而敵人的情勢自己的兵力來定作戰計畫一樣。由此可知方法是活的，不是死的，因爲事實是活的，不是死的，活的事實要用活的方法來適應他，不能用死的方法。所以民生主義的方法，和共產主義的方法，有些不同，不但是當然，而且也是必要了。如何可說是有衝突呢？而且第二講裏，對於我們，已詳詳告誡，說以爲民生主義和共產主義有衝突的，不但不知共產主義是什麼，而且不知民生主義是什麼，凡是總理的信徒，於此應該牢牢记着。我關於理論的話，所以如此簡單，因爲我平日主張，對於總理學說，應該細心體認，不應該孟浪解釋，以至犯了戴有色眼鏡的毛病，我們如果肯細心體認總理學說，總不能說民生主義和共產主義有衝突。

如今再說實際工作。

在說實際工作以前，我們應該先問，我們為什麼要做革命黨人呢？我們可以答道：我們因為耳朵聽不得人民痛苦的聲音，眼睛裏看不得人民痛苦的形狀，一腔熱血，沸湧上來，願意將自己的痛苦，換取人民的痛苦，所以我們不怕勞瘁，不怕危險，不怕死，要做革命黨人。

我們應該再問，我們為什麼要做總理的信徒呢？因為我們既總想解除人民的痛苦，便應該想怎樣的解除人民的痛苦，總理的主義，便是怎樣的解除人民痛苦的最好方法，我們抱着一腔熱血，要解除人民的痛苦，便應該依照總理的主義做去，不然，則此一腔熱血，無所用之，甚至用之不得其所，所以我們要做總理的信徒。

我們明白了以上兩層，我們應該知道，我們對於總理的主義，和一般旁觀的人不同，一般旁觀的人，或者漠然置之，而我們則引為切己之事，我們對於總理的主義，和少數批評的人不同，少數批評的人，或者僅以為有興味研究資料，來做他有興味的批評，而我們則不只要研究他，要批評他，尤其要實現他，所以我們對於總理的主義，要做實際工作。

我們應該知道，世間一切事實，決沒有無緣無故突然發生的，必是那時代和環境，有發生這事實之必要，然後這事實才會發生。假如沒有中國四千年來的文明史，不會發生總理的主義。假如沒有二百六十餘年來滿洲無權中國的歷史，也不會發生總理的主義，假如沒有鴉片戰事以來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事實，也不會發生總理的主義。所以總理的主義，是應於時代和環境而發生的。主義發生以後，誠然有促進時代改變環境的效能，而主義之所以發生，不能不說時代和環境實使之然。所以總理之解決民生問題，要以

中國所佔地位和他所處的時間為對象，這是極明白的道理，也是極重要的道理，我們應該知道。

中國現時所佔的地位和他所處的時間是怎樣的呢？總理於民族主義已講得清楚，於民生主義第三講以下，更詳細引伸說明。中國因文化衰微經濟落後之故，而至於帝國主義之侵略，又因帝國主義侵略之故，而文化益以衰微，經濟益以落後，則至於不能保國並不能保種。所以中國今日除了喚起國民反抗帝國主義，別無其他方法，這便是所謂國民革命。由此可知國民革命這一件事實，不是無緣無故突然發生的。是中國現時所佔的地位，和他所處的時間，要求國民革命之發生，所以國民革命才會發生。在現時的時代和環境裡，中國國民黨負了擔任國民革命的使命，正是應於時代和環境的要求，中國共產黨黨員，加入中國國民黨裡，也因為看清時代和環境的要求，所以來共同擔任國民革命的工作。如此說來中國共產黨，即使不加入中國國民黨，他在今日所能做的，也只是國民革命的工作，這是時代和環境所賦予的使命，無可如何的。總後固不可，總等也不可，正所謂過猶不及了。

中國現時唯一的要求，只是國民革命，總理的主義，便是國民革命時期的根本方畧。民族主義如此，民權主義如此，民生主義也是如此。我們對於總理的主義，不是研究批評，便可作為盡職，我們應該想着怎樣的把總理的主義，實行出來，去解除中國人民的痛苦，使中國人民不至罹國亡種滅之禍，使中國的國家，在世界上，躋於自由平等的地位。所以我們對於總理的主義，不僅看做極寶貴的，尤要看做極切實有用的。我們與其談天說地，要怎樣推崇總理的學說，比之於耶穌孔子，我們不如切切實實的，將總理

的學說，應用於國民革命之實際工作，因為這纔是真正正確指導的學說。

以上所說，都是我們現時應該努力的。沒有共產黨在黨裡做同事是如此，有共產黨在黨裡做同事也是如此。我們如果終日的談天說地，總有工夫唱共產與非共產的閒氣。我們如果做實際工作，我們裡頭，共產派也好，非共產派也好，正同在國民革命的戰線上，和敵人拚命，那有工夫唱這些閒氣呢？

拿些例來說，我們如果終日的談天說地，則對於馬克思學說之批評，共產派與非共產派，或者感想不同，甚至於因此惹起爭執。

其實這已是幼稚可笑的見解，須知道馬克思的學說，不但非共產派可以批評，共產派也可以批評；民主主義第一講裡所引的美國有一位馬克思的信徒威廉，便是一例。所以單就批評來講，不但共產派與非共產派可以個個不清，便是共產派裡頭也可以個個不清。

我們如果要做實際工作，則必定依總理所說：「我們解決社會問題，一定要根據事實，不能單憑學理。」那麼我們研究對象，是中國目前的事實，對於這一種事實，要應用這一種方法纔可以解決他，這裡頭有一定的道理不可移易的。上頭說過，中國現時的唯一要求，是國民革命，便是因為中國目前有此事實，故不能不用此方法，所以即使馬克思復生於今日，也必然承認此方法的不錯。列寧是馬克思的信徒，而列寧對於中國革命所指導的與總理所指導的差不多是一樣。由此可見革命的指導者，所見是同，這原因完全是中國目前有此事實，故不能不用此方法。猶如一種病症，便用這種醫藥，一般庸醫，學理不明，認症不清，對於病人的症候，往往七嘴八舌亂說。高手的醫生，決不會如此，斷症用藥，只有小異

，決無大差。中國今日所以成爲這東病夫，便是因爲中了帝國主義的毒。除了喚起民衆反抗帝國主義，實無第二條起死回生的良藥。所以我們裡頭，共產派也好，非共產派也好，只要實實在在，做喚起民衆反抗帝國主義的工作，便不愧爲總理的信徒，也不愧爲馬克思的信徒。至於總理和馬克思學說之價值呢，也並不難。再拿些例來說，國民革命的工作，第一要喚起民衆。這是無可異的。有人說道：「馬克思的學說，是主張無產階級獨裁，總理的學說，是主張全民革命，截然不同。」這若專就研究和批評來講，自然會造出許多的文章。若在實際工作來講，我們主張全民革命，是否要以大多數之農工民衆爲基礎？中國平均一百人裡頭，有八十五至八十五是農民，我們如果忘了農民，則一百人中，忘了八十人至八十五人，試問全些什麼，連字也說不上。這還單就農民來說，若連工人算上，自然更不止此數。由此可知所謂全民革命，一定是以大多數之農工民衆爲基礎了。有人說道：「主張全民革命，雖是以大多數之農工民衆利益爲基礎，而同時沒有忘了其他階級之利益。主張無產階級獨裁，則勢必以其他階級之利益爲犧牲。」這也是似是而非之論。上頭說過，凡是解決問題，一定要根據事實，可見得無論何等學理，都要受時代與環境之支配。例如俄國革命，托爾斯基主張純以工人階級爲基礎，行無間斷的革命，以達成共產。列寧則主張引導農民階級，與工人階級。攜手合作，以集中革命的勢力。俄國革命的成功，這是由於列寧主張之實行，這便因爲列寧之主張，能適應俄國的時代與環境。列寧之引導農民階級參加革命，固然爲集中革命的勢力打算，而農

民因參加革命之故，於農民階級的利益得了確實的增益和確實的保障，其參加革命，不爲徒勞。中國今日處於次殖民地地位，不獨農工階級受帝國主義之摧殘，即知識階級，實業階級，亦同受帝國主義之摧殘。如果知識階級實業階級覺悟到國民革命之必要而積極參加，其結果不但促進國民革命之成功，其本身階級之利益亦必得到確實的增益和確實的保障，何至爲農工階級之利益的犧牲呢？由此說來，總理的主張全民革命，一方面固然以大多數之農工民衆利益爲基礎，一方面沒有忘記其他階級之利益。不獨總理的信徒，要熱心實行此主張，即馬克思的信徒，在中國現在的時代和環境裏頭，也必以此主張爲至當。最近胡漢民先生自莫斯科來信，述第三國際東方部的談話，即是主張中國現在國民革命，要求知識階級實業階級的參加，這正是一個顯著的例證。須知道我們爲民衆而革命，同時要求民衆參加革命，使革命之利益。歸於民衆，這是必要的理論和方法。所以共產派也好，非共產派也好，如果做實際工夫，只有這一條路可走。

還有一義，馬克思派主張無產階級獨裁，其總理主張軍政訓政，在名義上雖然不同，在實質上則爲一致。竊括言之，不外以黨治國而已。以黨治國，與開明專制，所以不同，其最大條件有三：（一）以黨治國，是領導民衆的，開明專制，是宰制民衆的。

（二）以黨治國，是以民衆爲基礎的，開明專制，是以一人爲基礎的。支配慾。有此三者，所以開明專制，不免人存政舉，人亡政息。

而以黨治國，則民衆經一度訓練之後，却能運用政權，以舉全民政治之實。總理在革命運動時代，即制定建國大綱，將革命時期

一，分爲軍政訓政憲政三個段落。辛亥之役，此種主張，未能見之實行，遂致決然辭職。民國八年，著建國方略，曾經於此再三致意。當時總理懷着這種理想，因爲未得實地試驗，全國人民，對之還沒有生出信仰。却料不到俄國革命，實行以黨治國之主張，與總理的理想，如出一轍，所以總理當時非常愉快，屢屢對我備談：俄國革命，一定成功。而俄國革命黨人，讀建國方略，得知總理有此主張，亦不禁悠然生敬服之志。總理與俄國革命，精神契合，此亦其一端。及至民國十三年，總理手書建國大綱，將革命進行計劃，全盤披露。軍政時期，是除革命之障礙。訓政時期，施行政治訓練於民衆。憲政時期，將政權付之民衆。這樣的有條不紊，對於現在之時代與環境，施行對症發藥的救治，同時創造新時代與新環境。一般舊黨員，如果覺悟到辛亥以來革命不成功的原由，一定盡心盡力，按照建國大綱做去。一般新黨員，看見俄國革命實效以黨治國的效果，一定也盡心盡力，按照建國大綱做去。共產派也好，非共產派也好，實際上工作，總是一樣的。

如此說來，我們如果自己承認是革命派，自己承認要做實際工作，那麼我們裡頭，決不會生出共產與非共產的裂痕。

我也知道，共產派裡頭，也有些不肯份子，總理已經說過：「共產黨員，也有不明白共產主義爲何物，而常有反對三民主義之言論，所以激成國民黨之反感。但是這種無知妄作的黨員，不爲歸咎於全黨及其黨中之主義，只可說是他們個人的行爲。所以我們決不能夠以共產員個人不好的行爲，便拿他們來做標準，去反對共產。」總理這番說話，何等公正。可知道因共產派裡頭有些不肯分子，而遷怒於共產黨，必爲總理所不許。若因共產派在中國

國民黨裡，與共產派共事，而遷怒及之，必更爲總理所不許。

自從總理頒布了三民主義的講義之後，凡是革命派，無論爲共產派，爲非共產派，都一致努力，爲國民革命而奮鬥。今年二三月間東江之戰，以至最近十月十一月間東江南路之戰，國民革命軍的將士，一墩堆戰死的尸骸，沒有共產派與非共產派的分別，已枕藉在一處，所流出來的熱血，已凝結成一塊了。他們可以爲國民革命同在一處死，我們何不可以爲國民革命同在一處生。說到這裡，我的熱血，直湧上來，我敢毅然決然的說道：我們如果同在國民革命的戰線上，而妄生共產與非共產的分別，以分截國民革命的

爲西山會議告同志

廣州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北京上海執行部，各省各級黨部，海外各地各級黨部，本黨全體諸同志均鑒：本黨不幸，值茲廣東統一將告完成，北方民衆共起奮鬥，賣國軍閥自行崩潰，總理主義可即實現之時，忽有一部份同志異動，自赴北京，開其所謂第四次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自布議案，快其驅除異己發舒私憤之福心，而不惜阻撓國民革命之大業。迹其言動，無一不悖於本黨之紀律與總理之意旨，此已有中央黨部及各地黨部辭而闕之矣。究其開會情形若何，誰爲主席，誰爲提議者，誰爲附議者，是否經過議事秩序所應有之討論與表決？求之京滬報紙，皆無記載，若輩亦未嘗自行公布，曾呈總理信徒，而並且民權初步一書亦未之讀耶？京滬報告，若輩並未成會，會且未成，何來議決？此即其召集爲合法，其所宣布之議決案亦決不能有效也。惟上海民國日報亦爲若輩所利用，怪異之論，層出不已，最可痛者，張靜江同

勢力者，決非總理的信徒。

今年中秋節之夜，我在黃埔軍官學校裡，有一場演說，其中曾引一段驢子的故事。如今再引一段：有一匹驢子，肚子餓了，在青草地上，左望一片草，以爲不如右邊的好吃，右望一片草，又以爲不如左邊的好吃，如此反反覆覆的，左望了右望，右望了左望，一直到餓死了，那青草還沒有到口。唉！總理的信徒，本已不多，有些做不度德不量力以至於翻車的驢子，有些做游移不定以至於自己餓死的驢子，還敢望繼續總理未了的工作成就總理未完的志願麼？說到這裡，我也不忍再說下去了。

(蔣介石)

志苦口勸告，猶不能促若輩之覺悟。若輩自承爲讀後甚受感動，而飭詞強辯，曾未稍改，實際破壞之技已窮，乃乞靈於文字。中正承總理訓誨甚具，他無所求，惟願與諸同志迅速完成國民革命。國民政府清除反革命派之設施，無役不從，觀此現狀，竊爲之懼。概敢本其所見，以黨員之資格，爲負責之駁正，非僅正羣衆之觀，亦冀此一部份異動之同志，幡然思返。知我罪我，不暇計已。關於共產黨之問題，若輩所以主張排除，不外兩種理由：第一，謂共產黨之共產主義與本黨之三民主義根本衝突，故共產黨在本黨之內亦根本不能相容。不知共產黨之加入本黨，爲總理所特許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所議決，果使兩種主義根本不能相容，以總理之明與第一次全國代表之忠於本黨，寧肯貿然決之，以貽本黨之危險？且總理已明言民生主義，即是共產主義矣。故第一說決非總理之意，此在若輩亦未始不知。於是有第二說，謂總理之特許共產

黨加入，乃欲共產黨完全化於本黨，而非本黨為共產黨所同化，今則共產主義已有蠶食三民主義之危險，然總理果若是編小耶？

三民主義又果如是之易於撼動耶？此說之經總理，謬本黨，蓋視第一說尤甚。總理今固已逝，然當其在時，此種疑懼即已起於一部份同志之間，同志中已有為反共產之運動。試問總理親自出席之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會，其結果究若何？總理蓋嚴詞警告「反共產」之同志，而又決定仍容許共產同志之在黨也。總理之所以如是，乃總理之偉大。總理手創之三民主義，誠不關於共產主義，而其為革命的主義則固。總理深知必應包括共產主義始為真正之三民主義，同時亦必能容納共產黨，始為真正之國民黨也。

今日中國革命已成爲世界革命之一部分，中國革命成功，則世界革命爲之促進，亦世界革命成，中國革命始真正成功。總理自信三民主義能兼容共產主義，而決不懼共產主義蠶食三民主義。三民主義可垂之百世，推之世界，豈在中國國民革命尙未完成之時，而已懼何種主義之蠶食？總理有如許偉大之自信力，逝世未一年，而後死之同志，惴惴焉惟被共產主義蠶食之是懼，其師大勇，其徒薄志弱行至此，亦可謂不肖之甚者矣！人患不自強自立耳，惟國與黨亦然。本黨同志能自振奮，能努力于國民革命，能知中國革命爲世界革命之一部分，中正敢信全國國民均將奔集於三民主義旗幟之下，決無被他種主義蠶食之危險，若不求自強自立，且務自侮，即嚴拒一切主義於千里之外，亦終於自行崩潰，魚爛而亡耳。此次所謂第四次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宣布共產黨籍之執行委員應除名者共四人，夫以二十四名之中央執行委員，跨共產黨籍者四，蓋僅僅六分之一，此而懼人之蠶食，非自暴自棄不自振作者不能

作此奇想也。此種怯懦薄弱之心理，其果愛黨者之所爲乎！凡我同志，均宜深戒。關於在精衛同志，上海民日報加之錄者凡三，蓋無一而非任意捏造。共產黨爲欲先求中國國民革命之實現而加入本黨，謂其惟以消滅本黨爲第一，又何異謂共產黨僅求自殺。此語既經，則謂精衛同志對於共產黨挑撥離間併除本黨同志之運動一實行，自無一補非輕矣。精衛同志在痛悼廖先生之時，謂革命的反帝主義轉向左去，不革命的不反帝國主義的向右去，此爲極沉痛極明澈之論，所以警勉同志共努力於革命，乃以此爲「叛了總理」，真不知民國日報記者是何居心也？是真不自知其早已向右立反革命地位，而徒怨他人分別左右，豈不可怪？如精衛同志向左右之說爲不當，乃反不如直言之曰革命與反革命二者之分爲當乎。吾同志豈不自反而徒責人也。鮑羅庭同志之爲政治顧問，爲總理所特請，總理曾詔正中「鮑羅庭同志之主張即余之主張，凡政治問題均須容納其意見。」總理逝世以後，蘇俄同志對於本黨，以親愛之精神，同志之資格，遇事互相討論，求得真理，絕無所謂「包攬」「專斷」之事實，此不獨鮑羅庭爲然，而鮑羅庭固亦如是。屢案未發生以前，國民政府與政治委員會等均依法定期開會，屢案發生以後，重要事件由特別委員會辦理，中正爲即爲特別委員之一，凡事應與精衛同志共負其責，何得獨責精衛同志一人？更何待請「聽鮑一人專斷」？至謂精衛同志先不主張討伐劉楊，而其後乃獲人之功。中正躬與是役，敢爲切實之聲明。精衛同志本年五月自北京歸粵，先抵汕頭，與於討伐楊劉之議，決策之際，實先得汪精衛同志之贊同。惟今日反對精衛同志最力之人，乃具有於討伐楊劉時避居香港者。革命本非成功，而謂其獲人之功，尤不知

何操也？嗚呼！赤化也，共產也，俄人掌握政權也，帝國主義與軍閥之所以誣陷我者，今豈將一一出於同志之口耶！容納共產黨，此總理於本黨改組以前幾經鄭重考慮而後毅然決定者也。自改組迄今兩年，成績具在。「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尤總理於遺囑中認與「喚起民衆」爲完成國民革命所「必須」者也。蘇俄同志助成中國獨立之國民革命，其誠意亦彰彰明甚，中正曾言之矣。

三民主義信徒與共產主義信徒非聯合一致不能完成國民革命（陸軍軍

官學校第三期同學錄序）

閱牆之禍，其于外侮之內侵；革命之成，全憑同志之相親與相愛。傳云：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革命之道，仁愛之道，亦親親之道也。大學之道，在於明德親民，而止於至善；革命之學，始於格致誠正，而終於修齊治平。大矣哉革命之學也！革命之學，大學也；革命之道，大學之道也；不止于至善，不能窮革命之理；不明德親民，不能明革命之道。止於至善者何，格致誠正也；明德親民者何，修齊治平也。未有不格致誠正而能修齊治平者也，亦未有不親親而能仁愛，不仁愛而能革命者也。中正奉總理命創辦本校者，乃欲窮革命之理，而行革命之大道也。深知欲革命之成，必使革命同志以維精之理，至誠之意，團結精神，以學校爲家庭，以同志爲手足，以親親之道而親同志，以愛物之理而愛同志，則主義之行，其有差乎！夫同志之共死生，同患難，其關係之密切，有甚於父子兄弟之親也；而團體之存亡成敗，乃有重於其家庭骨肉手足之生命也。一年以來，集合五百同志，成立斯校於全國彌漫反革命空氣之中；招募三千子弟，組織本軍

。中國革命不成，列強敢來侮我，皆因國民勇於私鬥，黨員徒爭意氣，團體慣於破裂，明知之而故蹈之，欲不謂之反革命，不可得。不爲革命，便爲叛逆，中正益自信此言之不謬，當永以自勉，並願我同志共勉焉。蔣中正叩。十二月廿五日於汕頭國民革命東征軍總指揮部。

（蔣介石）

於四週假革命環境之內。回顧經過歷史，晦蒙否塞，未有甚於此時者也。今春孤軍挺進於潮梅，同志死傷者六百餘人；桂軍袖手旁觀於東江，滇軍且進敵以謀襲我後。孟夏回師廣州，討伐叛逆之楊劉，死者傷者以百數計；而沙基之役，帝國主義之英法殘暴襲擊，竟使我同志死者至二十人之多，而傷者不計也。九月廖公被狙，反革命派之陰謀畢露，先平楊劉，後滅鄭莫，各方懷疑叢生，中正幾成爲衆矢之的，且將倫比爲冒天下大不韙之罪犯，而本校本軍之危殆，亦成爲風中之孤舟，其能支而不覆者幾希矣。十月奉命重征東江，進攻惠州，世皆視爲天險之老巢，人人以爲難攻莫敵者，而本軍將士，目無全牛，視若坦途；目劉團長曉宸以下，如耿澤生，譚鹿鳴，徐廷魁，但德芳，張忠熙，彭繼儒，金章鳴，劉銘，陳作雲，葉振南，王嵩，周德保諸子等死者百三十餘人，傷者如屠忠言，曾擴情，蔣先雲，杜從戎，冷欣諸子且四百餘人，此其前仆後繼視死如歸者，何哉？主義之所感，敵愾之所興，親愛之忱油然勃發而不能自己耳。海豐之役，以三百之衆，而戰國千之衆

逆，唐子同德，張子志超等死焉。河婆之役，以一團之衆，而敵三師之強寇。橫江之戰，林逆主力悉數來犯，謀以三面包圍我軍者，反爲我所各個擊破；惜乎陳子厚，王步忠，侯吉文，范濤諸子皆亡於是役。華陽一戰，以三千初集之卒，而攻一萬五千背城借一困守死門之頑敵；殉難死者，自周團長保生，黨代表姚世昌，周平冠，車鳴驥諸子以下一百二十五員名，卒能轉敗爲勝，扶危爲安。嗚呼可謂榮而哀矣！自二次東征，以至克復潮梅，全軍陣亡五百九十七人。嗟乎，死國壯矣，而生者悲慘，盡其有極。以師弟之親，部屬之愛，每得其死音噩耗，心酸腸割，不知其所止，雖百誓而終難自解。既知死者之不能復生，廢者之不能復全，乃必欲驅此至親至愛情逾骨肉手足者，而使之死焉傷焉，以我今日慟悼之狀，而推之於其死者廢者之父母之妻子之兄弟，其孤苦悽愴爲何如乎！嗚呼！何其忍心乃爾，中政之罪，誠萬死而莫贖焉矣。其矣！處動心忍性之逆境，當風雨飄搖殘破零落之危局，極惡戰苦鬥之全力，而其所待之結果，徒喪失我寶貴而難得之信徒。不期莊嚴燦爛之黃埔，竟成白骨之獄，赤血之淵。而于民生之痛苦，民權之斷喪，民族之衰弱，皆無補于萬一。至今軍閥作惡如故也，列強橫行有加無已也，五卅慘案之仇未報也，不平等條約之耻未雪也；而我總理遺志以沒，一生之抱負，及其遺我之明訓，其果有見諸實行乎。殺我同志者敵人也；而驅我同志就死殉難者，中正也。喪失如許之同志，尙不能實行其主義于萬一，上何以見總理在天之靈，下何以慰殉難將士之魂！縱人不我責，我之神明乃能泰然自安而無疚乎！此恨綿綿，雖傾珠江之水，而不足淨洗黃埔之血痕與淚迹矣。嗟乎！總理逝矣，先烈亡矣，而其

神其靈，不昧不爽者，惟在其所遺本校後死而未亡同志一線之命脈耳。吾人之聊足告慰先烈者，亦惟此而已。此一線未絕之命脈，所遺者爲何？是乃總理一線相傳之國民黨內「共產」與「非共產」二者凝集而成之血統也。吾人至今，悔不問明當時先烈之死者，爲共產乎？抑爲非共產而三民乎。中正茲特預言以答覆吾死者之問曰：「吾敢率國民黨內共產與非共產諸同志，集合于國民黨青天白日之旗下，以實行我總理革命主義而死也。」吾且敢爲國民黨內共產同志死者代答：「吾願死于國民黨青天白日之旗下，吾爲國民革命而死，吾爲三民主義而死，亦即爲共產主義而死也。吾願與黨內死者諸同志，全穴安眠于地下。吾願本黨後死諸同志，不分畛域，不生裂痕，終始生死，本我親愛精誠之校訓，團結精神，繼續我先死者之事業，以完成我國國民革命之責任，直接以實行我總理之三民主義，即間接以實行國際之共產主義也。三民主義之成功，與共產主義之發展，實相爲用而不相悖者他，吾並不望後死者入彼出此，尤不願其較長爭勝，冰炭水火，以斷我輩已死者之命脈。不然生者之是否安心，姑置不問；而我輩死者誠爲枉死之冤鬼，而不能瞑目于地下矣。然則如之何而可？曰：知止於至善，行乎生者心之所安者而止之，止乎生者心之所安者而止之，不止不行，不行不止。革命之道，一以貫之。大學曰，物有本末，事有終始；未有本末倒置，終始不一，而亂成其事者也。闡明革命之理，實行革命之道；不爲外物所認，不爲感情所累；以至誠之意，力求三民主義之發展，以至精之理，實行國民革命之成功。未有中國之國民革命而可不實行三民主義者也，亦未有今日之國際革命而能遺忘共產主義者也。中國革命不能不認爲世界革命中之一

部；而實行三民主義，則共產主義即在其中矣。吾輩死者，但知中國革命與世界革命不能分而為二；則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豈有紛爭之必要，而徒使吾輩死者痛哭于九泉乎。吾輩未亡諸同志，由定靜安慮，以臻于格致誠正，而求得革命之真理。如負少年一時之意氣，鬥爭犄角，徒齟齬而授人口實，以忘修齊治平之重任，是則帝國主義與軍閥所歡笑，而總理與廖黨代表一般殉難同志之痛哭也！生者有心，其當牢記校訓，團結精神，以實行革命親親仁愛之道；則禍胎不生，外侮難侵，不憂瓦解，其必玉成。以本校今日之精神，如不發生內部之分裂，則三民主義雖百世其可傳也。合國際帝國主義者之全力而攻能禦也。吾輩死矣，吾輩不絕如弦一線之命脈，全憑諸同志相親相愛團結之固以求存。本校之存亡，主義之成敗，不在外敵之強與弱，而在內部之分與合也。此作中正代我已死同志所答之言焉可，即為中正預留生前之言以備死後答我未亡諸同志之言亦可也。嗚呼！言者諄諄，而聽者藐藐，吾淚已涸，吾聲已嘶，精衛猶能填海，而頑石無法補天。分乎合乎？敗乎成乎？惟在吾後死者之一轉念。生死存亡之迫切，已不容毫髮猶豫於其間矣。語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中正雖未屆垂死之年，而革命工作，實使吾早具決死之志。茲敢以至哀之言，為同志告，而復益之以先烈之遺言，總理之遺訓。同志乎！中正之言或不盡善，而不足哀，倘一念及總理與先烈之死事，其能無動於中乎！一念之是，可以興邦，一念之非，可以殺身。同志乎！荆棘叢錯，此吾黨今日之前途也；楚歌四面，此本校今日之環境也；艱奇危迫，疑懼震懾，未有如今日本黨與本校之甚也。列強日伺吾側，軍閥圍襲

吾後，彼且掀張目而聲言曰，國民黨共產與非共產之爭，已啓內訌，不久其將瓦解，不須吾輩亡矢遺鏃之勞，而彼已陷於自殺之境矣。嗚呼！是言也，何言耶！是豈好設危詞以聳同志之聽耶？抑果有其事而不能幸免者耶？吾黨同志可不警惕戒懼反省自悟，勿頹頹歎，猶恐不足，奈之何反以分裂為能事，不使黨校與國全歸於盡而不止！以艱難產生遺腹之孤兒，竟俯仰以墮于井中，途人見之，猶且急切赴援，惟恐其不及；而其母師傳當之，則焦心果為何如乎！本校諸子，如能以寡母師傳保子之赤忱，以自救而救黨，以骨肉手足家庭之親愛，以自愛而愛黨；則推而至于仁民，至于愛物，無所往而不利，何所事而不成，革命又豈難事哉！其矣，親愛精誠之校訓，不可須臾離者也！子思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誠則親，誠則愛，誠則精，而誠則成矣。未有不誠而能實行三民主義者也；亦未有不誠而能實行共產主義者也。未有不以誠對三民主義而能以誠對共產主義者也；亦未有不對共產主義不誠者也。然則今日本校與本軍何為而然者？曰，不誠而已矣！吹毛求疵者，不誠也；鈎心鬥角者，亦不誠也；未有不誠而能避免衝突與分裂者，亦未有衝突與分裂而其革命能成者。是故不成者，不誠也。本校諸君盍不度其本乎！此非特言在黨之共產主義者應誠于三民主義，即三民主義者之對共產主義者亦應以誠意相孚也。處視者，不誠也；逆億者，亦不誠也；已先不誠，而徒資人以誠，難矣！是故誠者無所往而不誠，不誠者無所往而能誠者也。中正為三民主義之信徒，然而對於共產主義之同志，敢自信為最忠實同志之一人；尤望諸同志開誠相見，本校校訓，不負我總理之所期

，則幸矣。第三期同舉行將畢業，巧余以同學錄之序言，余因今日追悼陣亡同志之有感，故錄此以慰其乞序之殷，並以此助我第三期之同志，使其知革命之學之大，革命之理之精，尚不外乎吾親愛精誠之校訓。不親則離，不愛則妒，不精則難，而不誠且無以致

國民黨右派分離的原因及其對於革命前途的影響

(子任)

有些人說：國民黨現在又分離出去一個右派，這是黨裏左派分子的操作，這是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國民革命的不幸。這固意見是不對的。半殖民地中國的國民革命政黨，在今日應有這個分裂。這是一種必然的現象。我們雖不必以此為喜，却斷不是什麼不幸的事。要知道這理由，只要一看近代的時局，只要一看從與中會到現在的中國國民黨的歷史，就可以完全明白。十八世紀末期至十九世紀中期歐美日本資產階級反抗封建貴族階級的民主革命，與十九世紀末期至二十世紀初期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小資產階級半無產階級無產階級合作反抗帝國主義及其工具官僚軍閥買辦地主階級的國民革命，性質完全不同。不但如此，辛亥年的革命，與現在的革命，性質也不相同。前代英法德美日本各國資產階級的革命，乃資產階級一階級的革命；其對象是國內的封建貴族；其目的是建設國家主義的國家即資產階級一階級統治的國家；其所謂自由平等博愛乃當時資產階級用以籠絡欺騙小資產半無產階級使為己用的一種策略；其結果是達到了他們的目的建設了國家主義的國家；其終極是發展了全世界的殖民地半殖民地造成了國際資本帝國主義。現代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乃小資產階級半無產階級無產階級這三個階級合作的革命，大資產階級是附屬於帝國主義成了反革

親愛與致精也。誠則明，誠則強；誠則金石且為之開，而况愛人乎？況於同志乎？吾同志其勉旃！十四年十二月五日蔣中正序於瀾安行營。

命勢力，中產階級是介於革命與反革命之間動搖不定，實際革命的乃小資產半無產無產這三個階級成立的一個革命的聯合；其對象是國際帝國主義；其目的是建設一個革命民衆合作統治的國家；其所號召的民權民生主義並不是某一階級籠絡欺騙某一階級使為己用的一種策略，而是各革命階級一種共同的政治經濟要求，由他們的代表者（孫中山先生）列為他們政黨的綱領；其結果是要達到建設各革命民衆統治的國家；其終極是要消滅全世界的帝國主義建設一國真正平等自由的世界聯盟（即孫先生所主張的人類平等世界大同）。再看辛亥年的革命與目前的革命不同之點。辛亥年的革命，雖然其本質應該是反對國際帝國主義，然因當時多數黨員還沒有看清此點，黃興章炳麟宋教仁等一班右傾的領袖們只知道國內漸消貴族階級是敵人，革命的口號變成簡單的「排滿」；黨的組織和內容是極其簡單，作戰的隊伍是極其孤弱，這是因為當時還沒有有組織的工農羣衆；當時國內還沒有代表無產階級利益的中國共產黨；國際的局面是幾個強國霸占了全世界，只有壓迫階級反革命的聯合，沒有被壓迫階級革命的聯合，只有資產階級的國家，沒有無產階級的國家，因此中國當時的革命沒有國際的援助。現在的局面與辛亥年完全兩樣：革命的目標已轉換到國際資本帝國主義；黨的組織逐漸嚴密完備

起來，因為加入了工農階級分子，同時工農階級形成了一個社會的勢力，已經有了共產黨；在國際又實現了一個無產階級國家的蘇俄和一個被壓迫階級革命聯合的第三國際，做了中國革命有力的後援。以此之故，在辛亥年參加革命的人，現在只剩下了少數革命黨志願博的還主張革命，大多數都因為畏懼現在的革命把革命事業放棄了，或者跑向反革命隊伍裏面着現在的國民黨作對。因此，老右派新右派依着革命的發展和國民黨的進步，如穿脫壳，紛紛分裂。我們要完全明白這分裂的原因，還要看本黨從與中會以來本黨黨員的社會階級的屬性。我們知道領袖農村無產階級向滿清貴族及地主階級作農民革命的洪秀全，乃孫中山先生最初革命思想的源泉；與中會的組織，完全是收集游民無產階級的會黨；同盟會的組織，一部分是海外華僑工人，一部分是內地的會黨，另一部分則為小地主子弟出身的留學生，小地主子弟出身的內地學生及自耕農子弟出身的內地學生，總之同盟會的成分，乃無產階級（會黨）半無產階級（僱工）小資產階級（一部分內地學生）中產階級（留學生及一部分內地學生）這四個階級的集合體。此時領袖中國大地主階級的康有為派保皇黨，與領袖中國無產階級半無產階級小資產階級中產階級的孫中山派同盟會，成了對抗。辛亥革命初成，同盟會中代表小地主的一派即不贊成孫先生平均地權節制資本見之於實行，結果解散革命的同盟會，改組不改革革命的「國民黨」，并合了許多代表小地主階級利益的政團，使小地主階級在國民黨中成了絕對多數的支配者。雖然此時與代表大地主階級的進步黨（進步黨為清末諮議局化身，諮議局乃各省大地主機關，與現今各省省議會之為大地主機關完全一樣）還是立於對抗地位，但革命性幾乎沒有了。孫先

生因此大憤，決志改組中華革命黨，毅然提出「革命」二字做了黨的名稱，不惜與小地主階級領袖黃興等分裂，以保持革命的正統。黃興一派小地主領袖們為了怕革命不肯加入中華革命黨脫離了孫先生之後，另外成立了歐事研究會。不久加以擴張，招引許多大小地主加入，成立了政學會。我們只要看政學會中人幾乎無一個不是地主階級，即可知道他們何以必須脫離孫先生；何以必須放棄革命；何以漸漸與代表大地主階級由進步黨變化而成的研究系相視目逆；何以到近年竟組成了聯治派（聯治派乃南方各省地主階級近年來欲組織而未成形的政黨）擁護趙恒惕陳炯明唐繼堯熊克武把持西南各省的政權以省議會縣議會及團防局的武裝為其工具向農村中自耕農佃農雇農都市中工人學生小商施行極大的壓迫，完全站入反革命地位。中華革命黨改組中國國民黨時，又加入一批中產階級的非革命派，此時而且有一部分代表買辦階級分子混了進來，他們站在黨的支配地位，孫先生及少數革命派領袖拿了仍不能革命。乃於去年一月毅然召集第一次黨的全國大會，明白決定擁護工農階級的利益，從工農階級中擴張國民黨的組織，並且容納共產派分子入黨。當去年一月孫先生在廣州長堤亞細亞酒店招宴全國大會代表時，茅祖權起持異議，反對容納共產黨分子。孫先生起立作長篇之演說，謂二十年以來，黨員總是阻撓我革命，總是丟掉民生主義。跟隨我的很多，但總是想打他自己的主意。真正跟我來革命的，如汪精衛先生一樣的人不出二十個。今日還要阻撓我容納革命的青年！到了第一次全國大會的人，都聽見孫先生的話。然而此舉首先得罪了代表買辦階級的領袖們，馮自由馬素等首先與帝國主義軍閥勾結脫離了國民黨，另外組織同志俱樂部。國民黨左

派兩年來在廣東的工作，爲了擁護工人的團結與罷工，得罪了帝國主義買辦階級；爲了擁護農民的團結與減租，得罪了地主階級；爲了保持革命根據地用嚴厲手段，付反動派，得罪了帝國主義工具買辦地主階級的代表魏邦平陳炯明熊克武一班人。於是又激動了一班新右派，他們已在北京開會，圖謀脫離左派領袖的國民黨另外組織右派的國民黨。惟聞在北京的會議中，代表小地主及華資工商資產階級的一派與代表買辦階級的一派意見不合，前一派有會議未終即離京南下之說。我們覺得這種現象也是必然的。中國現在已到了短兵相接的時候，一面是帝國主義爲領袖統率買辦階級大地主官僚軍閥等大資產階級組織反革命聯合戰線，站在一邊；一面是革命的國民黨爲領袖，統率小資產階級（自耕農，小商，手工業主）半無產階級（半自耕農，佃農，手工業工人，店員，小販）無產階級（產業工人，苦力，僱農，遊民無產階級）組織革命聯合戰線，站在一邊。那些站其中間的中產階級（小地主，小銀行家及錢莊主，國貨商，華資工廠主）其欲望本係欲達到大資產階級的地位，爲了帝國主義買辦階級大地主官僚軍閥的壓迫使他們不能發展，故需要革命。然因現在的革命，在國內有本國無產階級的猛勇參加，在國外有國際無產階級的積極援助，他們對之不免發生恐懼，又懷疑各階級合作的革命。中國的中產階級（除開其左翼即中產階級中歷史和環境都有特別情況的人，可與其餘階級合作革命，但人數不多），到現在還在夢想前代西洋的民主革命，還在夢想國家主義之實現，還在夢想由中產階級一階級領袖不要外攬欺抑農工的「獨立」的革命，還在夢想其自身能够於革命成功後發展成壯大的資產階級建設一個二階級獨裁的國家。他們革命的出發點，與其餘階級革命的出發點完全不

同：他們的革命是爲了發財，其餘階級的革命是爲了救苦；他們的革命是爲了準備做新的壓迫階級，其餘階級的革命是爲了要得到自己的解放並且使將來永無壓迫自己的人。這班中產階級「獨立」革命派（小地主出身的最多），現在還在買了孫先生的牌，說孫先生的「主義」「遺教」是代表了他們。其實孫先生也非如此。孫先生的主義遺教絕對是爲了「救苦」，絕對不是爲了「發財」；絕對是使人類從壓迫階級解放出來，絕對不是爲了準備做新的壓迫階級。無論將孫先生的主義遺教如何曲解，這個意義絕對不能變動。他們介在革命派反革命派之間，自以爲可以獨立革命，其實沒有這回事。他們疑忌工農階級之興起，他們疑忌國內及國際無產階級政黨之援助，他們丟棄了羣衆，丟棄了帮手，在二十世紀半殖民地內外強力高壓的中國，決沒有做此革命的道理。在人數上說，四萬萬人中買辦大地主官僚軍閥等大資產階級至多每四百個人裏頭有一個，四百分之一計一百萬人。小地主國貨工商業者等中產階級，大約每百個人裏頭有一個（百分之二）即四百萬人。此外的數目都屬其餘的階級：自耕農小商手工業主等小資產階級約占一萬五千萬；半自耕農佃農手工業工人店員小販等半無產階級人數最多約占二萬萬；產業工人都市苦力雇農遊民等完全的無產階級約占四千五百萬。依此分析，則中國爲了救苦爲了自求解放的革命民衆有多少呢？有三萬萬九千五百萬，占百分之九八·七五。其數人有多少呢？有一百萬，占百分之〇·二五。中間派有多少呢？有四百萬，占百分之二。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可以毫不猶疑的斷定：代表中產階級的國民黨右派之分裂並不足以妨礙國民黨的發展，並不足以阻撓中國的國民革命。他們的分裂，是基於他們的階級性，是基於現在特殊的時

局，使他們不得不分裂，並不是爲了什麼左派的操切。所謂左派（所謂左派，是指國民黨的左派，並非指共產黨，共產黨黨員在國民黨內乃共產派，不是國民黨左派）的操切，就是掃平楊鶴，掃平鄭莫，掃平東江商路北江給了陳炯明鄂本股熊克武以大打擊；堅持省港罷工給了英國帝國主義以大打擊這些革命的工作，然而這也是基於革命派的階級性，基於現在特殊的時局，不得不奮鬥，不得不革命，奮鬥和革命乃是他們惟一的出路，並不是什麼操切不操切。像這樣緊迫的時局，不但無弛緩希望，而且將繼續緊迫。我們料

蔣介石對於聯俄問題的意見

十一月七日蘇俄革命紀念在汕頭東征軍總指揮部宴會
席上演說

剛纔何督辦羅將軍及各位同志已有很好的演講，說得很透澈，大家歡樂極了。現在時間不單，我單就幾點重要的話來講。別的團體，可以講甚麼性質，甚麼界限，惟有革命黨，是志同道合的團體，祇有以主義爲中心，決沒有彼此界限之分。革命黨是不分民族，不分國界，並且是不分你我，更不能有強弱大小的勢利之見。要請各位牢記着！

很多的同志，都講我們黃埔的優勝；但是在實際上看來，實在是沒有什麼好處。黃埔的基礎可說是一點都沒有，所以黃埔的生命，是很危險的。大家不要自滿自足！今天我們所以能在汕頭與各位同志們開這樣的聯歡大會，原因在甚麼地方？爲甚麼去年和前年不來，恰恰今年纔成立了國民革命軍，就完全克復潮梅，來到汕頭？這種迅速的進步，可以說完全是從我們總理實行中

到在不遠的將來情況之下，中間派只有兩條路走：或者向右跑入反革命派，或者向左跑入革命派（其左翼有此可能），萬萬沒有第三條路。而在現在，他們留在國民黨內，實在是任精衛先生所說的「假革命派」，不但無益而且有害。爲了他們的分出去，爲了他們對於革命派（左派）的反動和攻擊，革命派將因此成功一個更大的團結。所以我們現在到處可以聽得見的口號，幾乎都是這樣的一句話：「全國革命派團結起來！」

俄聯合的一點成效。時代變遷的影響，中華民族的覺悟，本黨同志的決心，和羣衆的力量，固然對於革命進步的地方很多，但是本黨不改組，蘇俄同志不來指導我們革命的方法，恐怕國民革命軍至今還不能發生。我們今天能夠消滅叛逆，達到這個目的，大半可說是蘇俄同志本其民族的精神、國際的實力，與其革命的使命，起來以至誠與本黨合作，幫助我們中國的效力。因爲他們幫助中國革命，就是幫助世界革命。中國革命成功，就是世界革命成功；並且是俄國革命完全的成功。反轉來說：中國革命如果失敗了，那就是世界革命的失敗。如果世界革命不能完成，那俄國的革命就沒有意義。而且俄國的本身也非常危險。所以大家能够不分彼此，同心協力，總能達到今天的勝利。從這個關係，已看出我們要達到世界革命成功的目的，便先要完成中國革命。我們要明白革命黨是以主義和精神來團結的。現在有人說：我們中國革命黨，受俄國人的指揮。在他說的人的用意，以爲這句話就是可以

選取我們革命黨的一個最好的材料。我以為作這樣想的人，就一方面說，充其量不過是一個十九世紀以前的具有國家主義的英雄而已。然而他並不明白現時代是一個什麼時代。我們要曉得這種偏狹的思想，在數十年以前閉關時代來說，他還算是一個愛國的英雄，但在現在二十世紀時代就不行了。因為現在中國問題，幾乎就是世界問題。若不具世界的眼光，閉了門來革命，不聯合世界革命黨，不與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那麼與革命成功的路徑，南轅北轍，決無成功的希望。因為中國革命，如不加入世界革命之內，不但是不能成功，而且是沒有意義了。我且舉個例來說，在歐戰時候，當初德國兵力很強，兵器很精，列強各國都用全力去各個攻擊他，總打不過他，後來協約國聯合了戰線，推出一位法國的福煦大將來做聯軍總司令，從此聯軍的指揮統一起來，纔把德國打敗，這位福煦大將，並不是英國人，也不是意國人，也不是美國日本人；但是英意美日等國的軍隊，通通受他的指揮，然後纔能夠戰勝德國。可見要達到世界戰爭勝利，非國際間革命指揮統一不可。不說歐洲大戰，就是此次東江作戰，也是如此，我們能夠戰勝叛逆，一半也是在指揮統一的效力，這一點要請大家格外明白！

帝國主義者所造的謠言，最有力最最能動人聽的一句話，就是說「中國人不應受俄國人的指揮」。我們且不講我們是否已受了俄國人的指揮，但我敢老實說，叫革命先進國的蘇俄來指導我們中國的革命，我們世界革命中的中國革命黨員，實是願意接受的，而且是應該接受的。去年總理將要北上的時候，對我不但是有面諭，而且是有手諭。總理的面諭，就是：「鮑羅庭同志的主張，就是

我的主張：凡是政治上的事總要容納他的主張；你聽他的主張，要像聽我的主張一個樣子才好。」現在總理死了，各位俄顧問對本黨的努力，仍然與總理在日一樣。以親愛的精神，以同志的資格，有事大家互相討論，求得真理，誰的主張有道理，就是實行誰的主張，並沒有一些勉強或遷就的事情。事實上蘇俄同志，並非居在指揮的地位；不過我們以世界革命黨員自居，也很願承受革命先進國同志的指揮。這並不是妄自菲薄甘居人下的一件倒懸的事，實在是世界革命，聯合被壓迫民族的戰線，指揮統一是在對帝國主義者作戰最要緊的一個戰鬥原則。我們對於俄國同志認識的要點，根本上是在於我們的敵人，是帝國主義者。他們的敵人，亦是帝國主義者。他們的政策，是要解放弱小民族；本黨的革命，亦是要東方民族聯合的解放，進而至於世界大同。尤其是他們認識三民主義為救中國的惟一主義。所以我們對於蘇俄同志，根本上的主張，認識之後，就要免除一切界限，消滅個人的意見，而來同心協力的共同奮鬥。我們中國革命之所以不能成功，列強之所以能欺壓中國的原因，就是國民勇於私鬥，黨員徒爭意見，團體憤於破裂。如果再不改過這些惡習，國也亡了種也滅了，試問大家還許你爭意見麼？現在帝國主義者，看見我們中國國民黨，他就現出一種恐怖的现象，其原因是在什麼地方呢？他固然是怕俄國同志來幫助我們革命工作，并且是妒忌中國聘請俄國同志來做中國革命的顧問，但是他最可怕的一點，還是在世界革命指揮統一之後，被壓迫民族和被壓迫階級聯合起來，站在一條戰線上，向帝國資本主義者共同攻擊，四方八面來包圍我們，使得他們沒有一個地方可以透氣，這一點實在是他們國際帝國主義者的至命傷。因為他

們明白這一點，所以他們對於我們革命黨員聯合，恐怕世界指揮從此統一，所以凡是可以用來挑撥我們國民心理，離開我們革命黨員的方法，是無所不用其極的來設法破壞我們世界革命聯合戰線。有些中國革命黨同志竟被這句受俄國人指揮的話所搖動。以為是無上的恥辱。不知恰恰中了帝國主義者離間我們國民革命，破壞我們世界革命的毒計了。今日革命，完全是國際性的世界革命。所以我們說革命是不分種族，不分國家，只要希望我們革命能够成功，不致我們做賣國滅種的事。那麼我們做救國保種的革命事業，受外國人的指揮是沒有什麼希罕的事。如果今日俄國人勾結我們來做害國殃民的勾當，或是幫助我們來做軍閥，做亡國奴，那我們不但不能受他的指揮，而且要竭力的攻擊他了。試問各位：蘇俄同志，這兩年來的事實，還是幫助我們做賣國殃民的亡國奴？還是幫助我們做救國保種的革命黨？這樣一想，我們大家就可以明白總理聯合蘇俄的意義。並且應該明白，如果蘇俄同志，願意指揮我們革命，我們亦願受他的指揮。不但不足為恥，而且同列於世界革命黨員的地位是一件人生最大的意義。不但是中國革命黨受蘇俄同志的指揮；如果我們中國革命黨員，有能力，有本事，也可以指揮各國革命黨員來革各帝國主義者的命。我敢講一句話，蘇俄同志在中國革命黨工作的人，自鮑爾廷同志以下，人人當我們總理是他們的一個領袖，誠心誠意的受我們總理的指揮。這是什麼緣故？這就是世界革命黨，不分強弱，不分彼此，誰有本事就可以指揮誰人的一個好例。我可斷定。若是中俄同志誠心誠意的照現在這樣繼續的努力做去，中國在三年之內，革命定可以成功的。我們不祇希望俄國同志來指導我們：就是別的民族，如朝鮮人

，印度人，安南人，祇要他們有本領，肯誠心誠意像俄國同志一樣的來革命，我們也願意接受他們的指揮的。總理在日，其主張常與鮑羅廷同志的主張，完全相同。就是以我所見所聞的，總理與鮑同志的主張是或小的地方有些不同，而大的主張，是如出一個人的意思一樣的。蘇俄同志看見中國有這樣思想偉大主義堅定的革命領袖，將來的革命一定可以成功，所以他辭職道，不惜犧牲一切，不怕艱難辛苦，來同我們真正聯合在一條戰線上，共生死，同患難。這也可說是我們總理的誠心感召所致。而蘇俄同志這樣誠懇的來同我們合作，我們中國同志，不但誠心的接受，而且還要懷疑，豈不可怪？歸納起來說一句話：我們接受革命先進國同志的指導，就是接受總理指導，就是實行總理的遺囑。我們總理遺囑最重要的一點，就是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這句話大家不要輕忽過去了！

講到此，還有一句重要的話：我們實行總理遺囑，不是在形式上的，若要真正的實行遺囑，要真正的革命成功，一定要照俄國革命的方法去做，纔是總理真正的信徒。俄國革命黨是怎樣的情形呢？今日在座的幾位俄國同志，就是榜樣。他們像何師長所講，肯負責任，能耐勞苦，服從命令和遵守紀律，所以能够得到成功。現在我們本部人員，多數是不負責任，不熱心，苟且偷安。不止本部如此，全中國大概都是如此。所以我說，中國人是一個半死半活的人：中國的國家是一個不死不活的國家。各位如果是有良心的，應該馬上要負起責任來，如同俄國一個樣子，來熱心做事，纔可以救中國，救自己。辦事一定要有方法，要有組織，并且要熱心去做。中國人辦事，有兩個大毛病：一個是孟子所說的「非

不能也，是不為也。」中國人的知識能力，並不弱於外國人。有許多好的地方，或許有超過外國人的。外國人做得好的事，難道中國人有做不好的嗎？所以望大家要熱心去尋事來做，不要得過且過。第二個毛病，是韓退之所說的「怠者不能修，而忌者畏人修」。中國人不但他自己不熱心，不做事，並且嫉妒別人做事，甚至設法來破壞他。像本黨裡面，有許多同志不來幫助我們革命就算了；而且他反要想各種方法來反對我們革命，破壞我們革命。

十二月二十日廣州的反段大示威

最近京滬民衆起來反對段張，郭松齡倒戈相向，各重要省區民衆均認此次政變為全國國民革命之表示，聯聲響應，滿於全國。因為此次戰爭，一方面可以看出全國反奉高潮已壓得奉系軍閥不得不分化而潰裂，使反奉倒段易於成功；一方面又可以看出民衆未有武裝的積極行動，使直奉戰爭變為民衆與軍閥不流血的成功，其結果將使人民仍然不能奪取政權恢復其國家主人地位。各地民衆有鑒於此，乃奮起作暴動示威，自北京勃發而後，上海鄭州武昌長沙各地一致奮起，革命熱潮，震蕩域內。廣東為中國革命之先驅，當此革命基礎鞏固全國反奉潮流高漲時候，自應急起直追，領導全國國民作統一全國的大革命運動。因此中華全國總工會，省港罷工委員會，工人代表會，省農民協會，青年軍人聯合會，革命青年聯合會，廣州學生聯合會，新學生總社，香港學生聯合會，廣州市商會等各大人民團體，聯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發起反段示威遊行，并督促國民政府準備出兵北伐，以打倒賣國殃民的段政府，建立全國統一的國民政府，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使國民革命在短時間內

這種弊病，中國人最深，若不免除，中國前途便沒有救藥！現在我們惟一的方法，祇有本着「親愛精誠」，服從紀律，拿出責任心來做事。

今天歡宴各位同志，在興高彩烈酒酣耳熱之後，大家起來高呼：

中俄同志聯合萬歲！
世界革命成功萬歲！

（石山）

內得告完成。各團體開過數次籌備會，決定十二月二十日為示威遊行之日，發布宣傳大綱如左：

援助京滬反段示威運動宣傳大綱

（一）素以用兵出名的吳佩孚去年失敗之容易；張作霖自打敗吳佩孚後聲勢之大不可一世，然而與孫傳芳一接觸而潰退，與國民軍未開戰而瓦解；此可證明中國的軍閥已在崩潰極速度之中。

（二）五卅後反帝國主義運動，因軍閥張作霖之摧殘，未能與帝國主義決一死戰，因此民衆對於張作霖欲加以剷除，使反帝國運動能得勝利。以日益增長之民衆勢力，以與日趨衰亡之軍閥張作霖爭鬥，張作霖之倒敗為當然之事。孫傳芳所以能以少數軍隊在最短時間內未經一戰，而將十數萬奉軍趕出蘇皖，是因孫傳芳適站民衆勢力的工具之地位故也。奉軍因民衆勢力之壓迫，內部必得發生破裂，此即郭松齡起兵反奉之事所以發生。

(三)去年曹吳倒後，雖有中山先生之提倡與領導，奈民衆勢力未能團結崛起，致使人民握奪政權之時機喪失，而使軍閥勢力從新發軔，遂復藉政柄而繼續其服務帝國主義以剝削壓迫人民。此次執政軍閥奉張已倒，如人民不起而代之執政，則政權將仍落於軍閥之手。此次奉張之倒，係靠人民之不自覺的工其直系之孫傳芳與奉系的郭松齡，而非直接靠人民自己的勢力或其自覺的工具之勢力。如人民現時不急起直追，搶奪政權於自己手中，則軍閥必將繼續其統治於中國，而延長中國人民之壓迫與痛苦。因不論其繼續之軍閥爲誰，其趨媚帝國主義與壓迫人民則一，蓋軍閥之本性然也。

(四)最近北京民衆之暴動，即人民不願再受此種帝國主義與軍閥之壓迫，而企圖奪取政權之表示也。各地的民衆應響應北京的民衆運動，要求政權歸諸人民，打倒段政府，組織人民的政府，保障人民的自由，召集國民會議，取消不平等條約。

(五)人民此種要求能否達到，頗係於國民軍之態度，因北京政局自奉張失勢，其重心完全轉移於國民軍。然而國民軍之態度，完全依民衆勢力之雄厚與否而定，人民如果能有大規模的運動，對國民軍以嚴重之表示，則國民軍必可早日決定其對人民執政之態度如何。

(六)廣東爲中國國民革命之基礎，廣東在中國國民革命運動中占極端重要的地位，廣東之強固與發展，影響及全國運動之發展。廣東在短時間內，已能將全省反革命勢力肅清，香港已屈服，願派代表解決罷工。廣東人民而能在商議中一致擁護罷工工人，則罷工工人之解決必能保障罷工工人將來第二次的

大運動。廣東各鄰省已先後與廣東表示親善與不敵視的態度。廣東政府已得人民的擁護，現更實行財政統一，整頓吏治，除盜安民等事，廣東政府必能得人民更大的擁護。廣東革命基礎既已鞏固，則國民黨能向全國發展其運動，即國民黨組織之全國發展，北伐軍力之擴大。廣東人民與全國人民，應協助國民黨鞏固革命基礎與發展全國革命運動之各種計畫。

(七)人民奪取政權。國民革命之成功，有賴乎全國革命勢力之團結與國民黨之左傾。去年中山先生所號召的運動之所以失敗，黨內反動份子之破壞實爲一大原因。此班反動份子今又在北平預備破壞國民黨之組織，以搖動革命運動之領導，以阻碍北京民衆之倒段運動。如國民黨不能將此班反動份子肅清，則革命之領導不鞏固，國民黨革命之政策將受影響，全國的運動必受重大之損失。

(八)口號，(一)武裝中國革命民衆。(二)打倒賣國的段政府。(三)打倒一切反革命勢力。(四)建立統一全國的國民政府。(五)擁護革命的國民黨。(六)召集國民會議。收回人民自主權，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七)恢復各地愛國團體。(八)擁護省港罷工。(九)鞏固廣東革命基礎，準備出兵北伐，實行革命的統一。(十)革命民衆奪取政權。(十一)收回關稅自主。(十二)驅逐關稅會議的各國代表。(十三)釋放反帝國主義被捕的戰士。

十二月二十日上午十一時，十萬羣衆集合於廣州市之東較場，最多爲工人，次爲兵士，次爲各界人民。會場旗幟紛飛，滿堂皆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青天白日黨旗，及各工會的紅旗。會場中

分設三境，中境農工商界，主席爲全國總工會李森，省農會何友遠；右境軍政界，主席周逸羣；左境學界，主席爲革命青年聯合會沈寶同，廣州學生聯合會黎兆葵。境之「週高壓」打倒一切反革命勢力，「收回關稅自主」，「恢復各地愛國團體」，「打倒段政府」，等等標語。正午十二時半開會，於簇擁高呼聲中通過下列各項議決案：

(一) 對北方倒段運動之議決案

廣東根深蒂固的軍閥，在最短時期中，已被廣東革命與代表民衆的政府所剷除。有精兵數十萬，並有強大帝國主義爲後援的張作霖，未經攻擊，而一敗塗地。這正證明軍閥崩潰之速度日加，而不能再延殘喘。五卅運動以來，民衆反帝國主義運動日益高漲，雖有軍閥之摧殘，與反革命勢力之破壞中傷，仍日漲不已。近日在北京上海等處民衆，又有大暴動之勃起。蓋民衆爲發展其革命勢力起見，及與帝國主義直接衝突起見，已急於奪取政權，使人民各種自由得保障，使革命的戰線能一致，使指揮反帝國主義運動能統一。廣東人民既已獲得政權，以剷除廣東省內的反革命勢力，應與全國民衆聯合，一致以打倒段政府及一切反革命勢力，並建立一保障人民自由，與帝國主義奮鬥之全國統一的國民政府。

(二) 對馮玉祥及國民軍態度之議決案

際此統治軍閥失勢，人民正在努力爭奪政權時，國民軍態度有舉足重輕之勢，是以本大會議決通電馮玉祥，與國民軍，請其表明態度。決定爲人民之武力，以援助人民奪得政權；抑

決不再蹈奉張之覆轍，仍扶持段政府而使軍閥勢力重新鞏固？

(三) 對郭松齡之議決案

郭松齡既因人民勢力之壓迫而對張倒戈，使民衆勢力之發展，得長足之進步，應更毅然決定自己願爲人民之自覺的工具，以促進人民要求之實現。否則如背棄民衆而願代張以領導奉系勢力，則自己之覆滅，將較張作霖爲尤速也。

(四) 擁護罷工工人與香港交涉之議決案

省港二十萬罷工工人，此次爲中國民族的自由而奮鬥，忍飢耐凍，堅持至六個月之久，爲中國革命史上所未聞見之犧牲與毅力。此次罷工非特對香港帝國主義給以絕大打擊，而爭回中國八拾五年前的尊榮，並已幫助革命政府，完成其掃滅反革命勢力，與鞏固廣東革命基礎之功業。現在香港方面與罷工工人解決罷工，是以我全省人民應一致擁護工人之要求，務求達到勝利爲止。不可讓我爲革命爲民族辛苦奮鬥犧牲之二十拾萬同胞，單獨受損吃虧也。

(五) 對林森鄒魯之議決案

林森鄒魯等前此北上担任外交團領導之責，負廣東人民之付託，北上與帝國主義奮鬥及監督賣國政府段氏之賣國勾當。林森鄒魯非特背棄廣東人民之付託，自北上對帝國主義未加一次之攻擊，對段政府之賣國勾當，不加以監督，并與國民黨叛黨份子結合，企圖破壞的國民黨做反對廣東人民所擁護廣東政府之宣傳。近日更與段政府勾結謀破壞北京民衆推倒段政

府之運動。本大會議決通電，申討其賣國賣黨之惡賊。議決案通過後，高呼口號，整隊巡行，均手揮小旗，浩浩蕩蕩。

反對右派會議者遍於全國

國民黨右派林森鄒魯謝持張繼居正覃振石瑛葉楚傖沈定一傅汝霖茅祖權邵元冲等，於全國反帝國主義高潮之際，左派同志苦戰奮鬥之時，在國民革命戰線上，隨陣退縮。醞釀漸久，由革命地位退入不革命地位，由不革命地位退入反革命地位，因而有所謂西山會議之召集。此西山會議，完全與帝國主義取一致態度，對於左派國民黨及廣州國民政府取了攻擊的形勢。消息傳播，全國譁然。因爲真能反抗帝國主義的左派國民黨國民政府，乃全國人民所愛戴，豈有號稱國民黨黨員而反圖攻擊破壞之理？於是左派黨員與革命的民衆團體，羣起反對，函電紛馳，日不暇給，十二月初旬情形，已畧紀前報。茲將十二月中旬收到各地攻擊右派文電，列之於次，以供衆覽。蓋全國數十萬黨員中，真正之右派不過數千人，最大多數均屬革命的左派。全國農工商學民衆團體，則全在左派領導之下。以此一月之間，反右空氣，瀰漫域內。現在第二次全國大會業已開會，對於右派，當有嚴厲之處置，觀於元旦日大會閱兵典禮場中，「打倒右派」之呼聲震激天地，可以知其趨勢了。反右文件前回配至二十號，茲從第二十一號起。

(一一) 東莞第二區黨部謂凡屬本黨同志，均須

一致起來擁護中央決議案，要求中央查

明爲首者開除黨籍。

政治週報 第四期

，由東較場出惠愛東路，過西濠口，經太平南路，到西區國數隊。沿途散發傳單，共計四五十種，數拾萬份。

(子任)

廣州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省黨部鈞鑒，廣州民國日報，轉各省縣市及海外華僑各級黨部同志公鑒：中央黨部決議案，不論何人，均須尊重。乃林森等身爲中央執行委員，而竟違反中央黨部決議案，含國民革命策源地言論自由之廣州，而故在北洋軍閥惡勢力所盤據沉沉黑暗之北京開會，顯見具有陰謀，存心破壞本黨。除由中央執行委員會及中央執行委員汪兆銘同志等先後駁復及宣言外，凡屬本黨同志，均須一致起來擁護中央決議案，反對私人在京任意開會。並要求中央黨部查明爲首及冒簽之人，開除黨籍，以維紀律，而警效尤。謹此宣言，行候明教。東莞第二區執行委員陳兆魁黃國器張乾礎張浩盧源。東。

(一二) 浙江省黨部宣布沈定一罪狀，謂浙江全

省僅蕭山一縣及紹興少數人被其誘惑，

其他各縣大部分同志均洞燭其奸。

廣州汪精衛先生，轉中央執行委員會鈞鑒：沈定一把持浙省黨務，乘任等不在杭垣，擅發擁護北京非法會議通電。且遣私黨，四出運動各縣黨部附道。幸同志覺悟者少。現決本月十四日開各縣黨部聯合會。擬用該會發電，否認省部主張及其職權。請在省外守正各省黨部執行委員回省重組省部，直接廣州。統計全省同志，僅蕭山一縣及紹興少數人被其誘惑，其他各縣大部分均洞

一九

燭其奸。謹聞。浙江省執行委員戴任經子淵宜中華候補倪慶天，唐公憲，叩青。

(二三)蘇州市第二區第一分部謂上海民國日報為反動派盤踞，破壞革命，逆跡顯著。

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鑒：上海民國日報，本為吾黨惟一之機關報，適乃為反動派所盤踞，對於各種主持正義之文電，一概拒絕不登，為反動派宣傳張目，破壞革命，逆跡顯著。應請中央速下令改組，俾真正能代表吾黨之機關報，再得出現，不勝盼禱之至。江蘇蘇州市第二區第一分部上。

(二四)上海市第一區第十三分部謂葉楚傖擅離職守。

廣州中央執行委員會鑒：上海民國日報為本黨之消息機關，於本黨之消息及中央之主張，皆有隨時登載之義務。查該報於中央此次反奉宣言，竟秘不宣佈，各地黨務消息亦任意扣留，實屬有虧職守。平日言論記載，亦極混亂。請中央迅加整頓，以利進行。再上海執行部執行委員葉楚傖擅離職守，以致黨務停頓，亦請中央從速派人蒞滬，維持黨務，不勝盼切。上海市第一區第十三分部全體黨員叩跪。

(二五)上海市第九區黨部謂林森等不惜結納反動勢力，危害國民革命前途，危黨誤國，莫此為甚。

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國民政府，暨海內外同志均鑒：最近北京傳來之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由林森等列名發起，非經中央黨部之秘書處召集，不合手續。且發起人中有國民黨俱樂部份子軍振，石瑛，居正，石青陽，茅祖權等，查國民黨俱樂部為不肖黨員政客軍閥，在先總理逝世後圖謀破壞本黨之組織，已早為同志所共棄。今召集手續既非合理，復竄入俱樂部黨彙，其會議之性質，必將危害本黨之前途已昭然若揭。此次召集會議，理應在國民政府所在地舉行，乃不出此，而求卵翼於日本帝國主義工具安福政府之下，其將與帝國主義者妥協，而向軍閥官僚勾結之跡已露。總理仙逝尚未期年，我革命政府次第肅清反動勢力，統一粵局，將進而謀全中國之國民革命，已堪慰先總理英靈於地下。同志於此正當混除私見，戮力同心，一致對外。即有政策或政見之歧異，當根據宣言政綱總章執行紀律，求內部解決。今不出此，分道揚鑣，更不惜結納反動勢力，危害國民革命前途，危黨誤國，莫此為甚。本區黨部維護國民政府與本黨之心，金石同堅，破法害黨之舉，誓不承認。謹此電聞。中國國民黨上海市第九區黨部。

(二六)上海市第一區第五十二分部請中央立刻制止林戴等非非法行動。

廣州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鑒：林森戴傳賢等在京以籌備處名義，私自召集第四次全體中央執行委員會，擅開惡例，違反黨紀，莫此為甚。應請中央立刻制止林森戴傳賢等非非法行動，以肅黨紀。上海第一區第五十二分部全體黨員叩有。

(二七)上海市第一區第五十一分部謂林森等以

毫無根據之籌備處名義，在敵人勢力下召集會議，實屬勾結叛徒，搗亂黨務。

中央執行委員會鈞鑒：報載林森等以毫無根據之中央執行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籌備處名義，在敵人勢力下召集會議，彼等此種行為，實屬勾結叛徒，陰謀搗亂本黨黨務，詆毀本黨政府。望亟予制止，嚴行查辦。中國國民黨上海第一區第五十一區分部。

(二一八)海外同志社不忍目睹先烈以血構成之國民黨從茲分裂破碎，爲仇者快，一致表決，否認此項違法會議。

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廣東省黨部〔徐銜峇〕均鑒：往歲先帥以召集國民黨會議取消不平等條約，躬行北上以促其實現。不期官僚涸集，奸人肆志，事無可爲，致先帥溘歿以志。後死同志，從事於革命事業，首宜遵重遺訓，繼續工作，以期毋越成規，適合法軌。頃閱京滬報載，鄒魯等不知是何居心，忽在北京以中央執行委員會名義，召集會議，違背黨律，不復尊重先帥在廣州召集第一次代表大會之遺規。跡其所爲，意圖使本黨破裂，引起糾紛。凡茲有類反革命之動作，難保非受帝國主義之暗示，供其利用。我海外同志社，爲海外各埠歸國同志之集合團體，深維締造艱難，不忍目睹先烈以血構成之國民黨從茲分裂破碎，致黨義淪亡，引起內訌，徒爲仇者所快，爰集會議，一致表決，否認此項違法會議。并卽重聲明，凡我同志，一致擁護我廣州中央黨部之命令，及其公決之議案，不知其他。特電陳情，希爲鑒察。海外同志社

叩。

(二一九)丹陽縣黨部謂覃振石瑛等別生枝節，丹陽同志萬難承認。

廣州中央執行委員會鑒：覃振石瑛等，未經中央執行委員會秘書處通知，在京擅自召集所謂中央執行會第四次大會，顯屬中央執行委員會分裂之兆，阻撓黨務進行之效率，莫此爲甚。覃石等對於本黨同志意見，卽有不同，儘可建議中央執行委員會早日召集第二全國代表大會，從容討論。乃不此之圖，別生枝節。且根據地卽在反對革命工作之段政府勢力之下，尤足予本黨以惡劣之影響。此間各同志萬難承認，特電通告，卽希公鑒。中國國民黨江蘇丹陽縣黨部敬。

(二二〇)軍事委員會特別黨部第四分部謂北京會議無論議決何事，不生效力。

國民政府汪主席，各部長，中央執行委員會諸公，及各級黨部分部同志均鑒：接獲黨務報告，知旅京一部黨員，有違黨私擅集會之弊，竊查中央執行委員會召集地點定在廣州。前經本年五月第三次全體執行委員會議決有案，應絕對服從。況北京爲敵閥政客盤踞地域，包圍操縱，凡有會議，鮮得善果，曩諸往事，足爲殷鑒。廣州爲我黨策源地，欲免阻障，發揮黨誼，舍此無由。且吾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剴經通告國內外，定期於民國十五年一月一日在廣州召集開會，萬不容別生歧異，致清觀聽。至該一部份黨員，在北京違案開會，無論議決任何事件，當然不生效力。除中央執行委員會已嚴電糾正外，應請吾各部聯同嚴

重宣告，以正觀聽，不勝盼禱。軍事委員會特別黨部第四分部全體黨員印多。

(三二)四川省黨部代表一致尊重感電

中央執行委員會各省區各級黨部海外各總支部均鑒：頃奉中央執行委員汪兆銘同志等感日通電，決定於十二月十一日在廣州開第四次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於十五年元旦開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同人等對於此電，一致尊重。蓋此兩會，關係吾國國民革命甚為重大，故為中國國民黨革命前途計，自應切實擁護。衆之在吾黨紀律上主義上與事實上，均無捨棄革命根據地之廣州而改在軍閥官僚惡勢力根深蒂固之北京，舉行開會之理。目下為時已甚迫切，希吾黨同志，共體此衷，如期來粵開會，無任盼切。謹此電佈。四川省黨部代表吳玉章，楊開公，盧庸生，廖列平，谷武和，女特派委員廖竹君同叩。

(三三)廣東第一中學全體黨員誓不承認北京會議

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鈞鑒：報載石瑛等在京擅自召集所謂中央執行委員會第四次大會，違背議案，破壞黨紀，同人等誓不承認，惟有一致擁護我廣州中央黨部之命令及其議決案，不知其他。謹此電佈，敬祈鑒察。廣東省立第一中學校全體黨員叩，佳。

(三三)廣州市第六區第五及第十一分部謂北京

會議用意不過運用一種破壞手段，博敵黨歡心，為攫取權利地步。

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鈞鑒：此次鄒魯林森等，擅在北京

召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四次大會，既反議案，復違紀律。以地言則廣州為革命策源地，建設國民政府，為海內外全體同志所公認。鄒林等亦中央執行委員之一，何事不可建議。正屆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之期，忽發現此種分裂之兆，詎毀國民政府，挑撥同黨惡感，在京日事勾結帝國主義，脅緣軍閥，乘所愛面親所仇，推其用意，不過運用一種破壞手段，以博敵黨之歡心，而為攫取權利之地步。危瀕害國，貽誤匪淺。此種不合手續，違反議案，被保護于敵黨勢力範圍內之會議，絕對不能承認。尚希海內外各省同志，勿為林鄒等感情所蒙蔽，速派代表來粵開會，共謀策進，無任盼禱。謹此電明。中國國民黨廣州特別市第六區第五區分部第十一分部全體同叩。

(三四)廣東婦女解放協會謂鄒魯等這種破壞國

民黨的行爲，不啻為帝國主義軍閥延長壓迫人民的時期。

中國國民黨及海內外各團體並全國父老兄弟姊妹們均鑒：我們都知道中國要得到自由平等，只有努力國民革命運動，以打倒帝國主義與軍閥。而其可稱帝國主義與軍閥的死敵能領導國民羣衆努力國民革命運動的，只有中國國民黨。所以中國國民黨是我們人民所愛戴的。我們決不願見領導國民革命運動的國民黨員有敗壞黨紀的行爲，而影響國民革命運動的前途，有之則是我們全國人民的公敵。而鄒魯戴季陶等身為中央委員，竟敢違背第三次國民黨全體中央執行委員會之議決，不在國民政府下之所在地開會，在反動的北京政府之下召集開中央執行委員會，并搗亂北京執行部，

居心誠不問。這種破壞國民黨的行爲，不啻爲帝國主義與軍閥延長壓迫我們人民的時期，本協會當與全國人民一致聲討。謹此宣言。廣東婦女解放協會叩。

(二二五) 廣東大學特別黨部全體黨員一致否認不法會議

廣州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國民政府委員會北京上海執行部廣州民國日報轉海內外各級黨部各同志均鑒：竊查本年五月十六日第三次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及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一百十七次會議決議案，第四次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及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只可在國民政府所在地之廣州舉行。又查黨章明定，黨員應絕對遵守黨紀，不容稍犯。凡我同志，對於最高黨部之命令與決議，自應絕對遵從。乃近有少數不法黨員，擅用私人名義，在北京召集第四次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似此異舉，既與黨章有違，復於手續不合，無論其所議結果如何，均爲無効。本黨部大會同志，一致否認此項不法會議。并鄭重聲明，一致擁護現在中央黨部之命令及其決議案，不知其他。特電陳情，即希亮察。國立廣東大學特別黨部全體黨員叩。

(二二六) 中山縣十八農民協會謂擅自開會之改革命派，如有破壞舉動，當以實力撲滅之。

廣州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中央農民部工人部暨各部鈞鑒：中央執行委員會爲本黨最高機關，應在國民政府所在地開會，業經議決宣佈有案。近閱報載，掛名黨籍之改革命派，違背中央黨議決案，在蛇鼠窟穴之北京，召集中央黨部執行委員全體會議，壓

係受人主動，反對革命，破壞本黨。近竟敢在上海日報登載停止廣州中央執行委員會職權之通電，尤爲荒謬絕倫。北京爲軍閥官僚資本出產地，對於我無產階級之農民工人及青年學子，摧殘壓迫，慘殺淫押，書不勝書。萬一被反革命派破壞中央執行委員會，我無產階級之農民工人及青年學子，不特亡國，必先亡身，是則若輩之破壞本黨，我農民工人學生先受切膚之痛。敝區會受於支日開全體大會，僉以國民黨爲中華民國靈魂，中央執行委員會爲國民黨命脈，爲農民工人學生利益之擁護者，當速起聯合實力擁護，勿使有絲毫動搖。凡非本黨或掛名本黨之改革命者，如有破壞中央執行委員會舉動，當以實力撲滅之。經全體議決，一致實行。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我農會工會學生會見義勇爲，不後於人，理合通電，請速起聯合，實力擁護中央執行委員會，永久在中國國民政府所在地開會，如有橫生異議，反對革命，我全體農民工人學生，當組織農工學聯合自衛軍，實力對待，聯罪致討，與衆乘之。謹此電呈。中山第九區潭洲區農民協會，鏡桂鄉農民協會，上村鄉農民協會，嶺東鄉農民協會，彭古鄉農民協會，南順鄉農民協會，維紗鄉農民協會，雁企鄉農民協會，放馬鄉農民協會，馬前鄉農民協會，南村鄉農民協會，大岑村農民協會，小黃岡鄉農民協會，大傘鄉農民協會，北嘴鄉農民協會，高沙鄉農民協會，黎茂鄉農民協會，三股鄉農民協會，全體會員，暨中山第九區黃旗都乙種農業學校全體員生，敬。

(二二七) 新會海員特別分部要求中央查明爲首者

開除黨籍。

廣州中央執行委員會省黨部鈞鑒：逕啓者，林森等擅發通電，在北京召集開中央執行委員會，竟敢不尊重廣州中央黨部議決案，含國民革命策源地言論自由之廣州，而竟敢在北京開中央會議，實違反中央議決案，破壞黨部及國民政府。竊思北京向在軍閥暴力之下，人民不能結會黨社，言論不能自由，安有以最高之黨部會議，漫言召集，顯見具有陰謀，存心破壞本黨，大非吾黨同志所當爲。本黨黨員特別第五分部同志，要求中央黨部查明爲首及冒簽之人，開除黨籍，以維黨律，而警効尤。特此宣言，佇候明教。新會北街海員特別第五分部周安福暨同志東印。

(三八) 佛山市黨部宣言，所有鄒魯等在北京或其他地方一切叛黨行爲，積極反對，唯力是視。願各地同志對此輩敗類嚴陣以待。

中央執行委員會，省執行委員會，全國及海外各級黨部同志均鑒：日前得閱鄒魯等通電，申同叛黨黨員，違反第三次全體中央委員會決議案，擬在北京開全體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大會。閱悉之下，本部全體同志，認定此舉爲背叛本黨之行爲，同深憤慨。夫廣州爲革命根據地，爲先總理奠定之首都，爲國民政府之所在，廣州而外，現在實無一處可以爲開全體中央委員會之地點。鄒魯等圖便個人之活動乃不惜背叛本黨，而別開畦町，喪心病狂，實爲吾黨之敗類。本部全體同志，一致反對，早下決心，第以黨義關係，應視中央之指導爲趨向。復讀本月四日中央黨部對全國及海外同志之通告，期望各同志堅持先總理之主張，本部全體自然誠意服從，

有死無二。茲特鄭重宣言，所有鄒魯等在北京或其他地方一切叛黨行爲，本黨部全體積極反對，唯力是視，誓與奮鬥。伏願各地同志，仰體先總理遺囑之誨誨，認定真正革命之途徑，對於此輩敗類，嚴陣以待，鳴鼓而攻。本部全體，祇知廣州之中央黨部爲中央黨部，竭誠擁護，不知其他。海內外同志諸君，苟自承爲先總理之信徒，當亦不渝此志也。佛山市市黨部全體同志叩。

(三九) 石龍市黨部謂林鄒等貿然召集非法會議，以中央委員而舉動若此，可恥孰甚。

中央委員會上海北京執行部廣東省黨部各省各級黨部海外各支部均鑒：閱林森等銑電稱，不勝駭異。查歷次中央決議案，除廣州外，不能開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此次林鄒等貿然在北京召集中央全體執行委員會，顯係違背中央決議案。且在京開會，處於軍閥勢力範圍之內，不特不能，且資敵人以機會。況本黨現在革命工作，南北均極發展，凡我同志，理宜同心同德，協力進行，庶早日完成國民革命。林森等不此之圖，貿然在京召集非法會議，以中央委員而舉動若此，可恥孰甚。此次林森等在京之非法會議，無論結果如何，本會絕對否認。并請中央執行委員會查明主動者嚴予處分，以維黨紀，而儆效尤。謹此宣言。石龍市執行委員會暨全市黨員同叩，陽印。

(四十) 高要縣第一區黨部謂任意推翻中央議決案，顯係立心破壞本黨

廣州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廣東省黨部廣州民國日報各縣黨部鑒：中央黨部議決案，凡係黨員，均須遵守，載在黨章，豈

容破壞。今林鄒等在北京召集中央執行委員全體委員會，無論在軍閥肘腋之下，束縛自由，萬無在北京開會之理，而中央議決案竟任其推翻，顯係立心破壞本黨。本區黨部同人誓一致擁護中央黨部議決案。特此宣言，敬希察察。中國國民黨高要縣第一區黨部叩，魚。

(四一) 江西省黨部謂居正等悍然不顧，必欲在北京開會，顯係別有作用。同志俱樂部人亦在具名開會之列，更屬可怪。居等站在廣州最高黨部以外標榜異議，跡近阻撓革命工作。

廣州中央執行委員會各省各級黨部全體同志均鑒：頃閱報載居正等十五人，以籌備處名義，在北京召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四次會議，殊深詫異。查全體中央會議，只可在國民政府所在地之廣州舉行，以便行使指揮監督之權，今居正等竟悍然不顧，特定在段政府惡勢力充斥之北京開會，顯係別有作用。且查歷屆執行委員會例由秘書處召集，何得巧立名目，而以毫無根據之籌備處名義擅行召集。尤以覃振，石瑛，石青陽，居正，茅祖權等，未與北京國民黨同志俱樂部脫離關係，亦在具名通知開會之列，更屬可怪。值此本黨革命工作南北均在發展之際，全國同志，宜如何協力同心，以求貫徹本黨之目的，即有不同意見，亦應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提出，以圖解決。居正等舍此不顧，而站在廣州最高黨部以外標榜異議，跡近阻撓革命工作。本黨部除請廣州中央速召集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以解決一切重要問題外，對於此次北京非法會

續絕對否認。特此電達，尚希全國同志，一致主張是幸。中國國民黨江西省執行委員會叩謝。

(四一) 吳鐵城來函

去年十二月十六日廣州民國日報載吳鐵城由滬函致粵中某要人畧云：「西山違法會議結果如何，雖不得知，惟意見不能一致。戴季陶邵元冲，五日前已先後南下，因發見鄒魯等有其他作用，且謀破壞本黨及政府基礎，故不滿意鄒魯行為離京。查此次會議，主動者為鄒魯。」

(四二) 李哲夫致汪精衛函

同日廣州民國日報載李哲夫致汪精衛函畧云：「戴季陶邵元冲，此次附和西山會議，實祇與鄒魯報一二人打筆墨官司之結果，至欲開除國民黨之共產派，以洩忿而立威。廣州中央執行委員不徇其請，遂成反動。然以一二人意氣之爭，而激成如此紛糾，戴邵二人，難逃責備矣。」

(四三) 中國青年軍人聯合會謂西山會議，乃反革命之充分表現，全中國革命軍人誓以實力擁護廣州中央及國民政府，不承認此非法會議。凡我同志，應一致申罪致討。

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鈞鑒：自總理逝世後，敵人環伺進攻，思有以消滅努力於國民革命之國民黨及國民政府，以遂其害國殃民之私慾。凡我同志應如何努力，繼先總理遺志而奮鬥，打破此險惡環境，以完成本黨之歷史的使命。乃喪心病狂之廢敗黨員戴季

陶沈定一邵元冲葉楚槍林森鄒魯等，竟在北京召集中央第四次會議，同人聞之，曷深悲憤。北京爲軍閥勢力之地，凡我同志，當無在京開會之可能。總理在京時，主張開國民會議，猶被段政府阻隔，不能實現，遂至抑鬱奮鬥以歿。查本黨中央會議，向由中央秘書處召集，戴季陶等既未得秘書處之召集，而私自開會，是不合開會手續，而違背本黨紀律。茅祖權居正石青陽等固已列名北京同志俱樂部，本黨曾有通告，凡列名北京同志俱樂部者，應登報申明脫離後始認爲本黨同志，茅等既無此種申明，林鄒居然召集茅等同列會議，是置本黨中央通告而不顧，公然反動。第三次中央全體會議，曾決定第四次中央全體會議在廣州開會，戴季陶等若非木偶，當記此案，今竟然在京召集，是有意違反中央第三次全體會議議決案。凡此種種，均爲戴沈等反革命之充分表現，我全中國革命軍人，誓不承認此非法會議，並以實力擁護先帥惟一之遺產中央執行委員會及國民政府。凡我同志，應一致申罪致討，勿爲彼輩少數反動份子所破壞，而影響於國民革命之前途則幸甚。隨電熱憤，不盡欲言。中國青年軍人聯合會叩佳印。

(四四)國民革命第三軍特別黨部，謂反共產爲帝國主義破壞中國國民革命聯合戰線之口號，西山會議亦反共產，其爲帝國主義之走狗毫無疑義。

中央執行委員會，政治委員會，及海內外各級黨部各同志均鑒：本黨自先總理逝世，一切反革命派之黨員，不惜勾結帝國主義，獻媚強國，危害革命政府，以遂其升官發財之慾。楊鶴等舉兵發

難於先，梁許鄭意謀叛於後，熊克武更不惜以最殘酷之手段暗通敵匪諸逆密謀襲取廣州，遂使我革命政府風雨飄搖，不可朝夕。幸賴我先總理精靈感召，諸同志戮力同心，以最短之時間，肅清一部一切反革命派，而我國民政府，得危而復安，革命事業，挫而益振。現在東江肅清，南路亦將底定，正宜團結渾屬，共圖革命事業之進展。不意林森鄒魯戴季陶等，復以北京違法召集中央第四次全體會議見聞，本黨部不勝訝異。查本黨第三次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議決，第四次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須在廣州舉行，不得在其他各地召集，乃林森鄒魯等，有何權力，敢於推翻決議。斷其居心，直欲以破壞本黨而後快。北京爲軍閥官僚及反革命派腐集高壓之區，以最高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不在革命策源地之廣州舉行而在京，顯係彼輩與帝國主義及軍閥互相勾結，謀不利於本黨及國民政府。又發起署名者有厚振石瑛等與北京俱樂部有關係之分子，其與反革命派之互相結合絕無疑義。反共產爲帝國主義中傷破裂中國國民革命聯合戰線之口號，而西山會議，竟將除本黨內共產派黨籍亦大有反共產之氣勢，其爲帝國主義者之走狗亦毫無疑義。凡此種種目無黨律之破壞行爲，本黨部誓不承認，並請中央執行委員會予以嚴重處分，以維黨律，而儆效尤。謹此電聞。國民革命第三軍特別黨部籌備處叩。

(四五)海員聯義社交通部，謂不料以老黨員自稱之輩，在先總理尙未安葬之時，而有喪心病狂之舉，先總理雖死亦不瞑目。冒稱中央全體圖謀分裂吾黨之北京西山

會議，當拚命反對之。

廣州中央執行委員會，北京執行部，廣東省黨部，廣州特別市黨部，海內外各地黨部同志鈞鑒：林森鄒魯謝持等，違背中央決議，以少數委員，冒稱中央全體委員會議，擅在北京西山開會，希圖騷擾同志，陰謀分裂吾黨。復於全國革命潮流高漲之秋，吾黨正當急劇發展之際，竟有提出懲戒或開除吾黨中最能努力為先總理遺囑而奮鬥之份子，對於正在領導黨人與帝國主義及軍閥酣戰之汪精衛同志施以停職六月處分，謀根本上推翻國民政府。論其行動，無希欲破壞吾黨，消滅革命，討好於萬惡軍閥，獻媚於帝國主義，冀非個人達到陞官發財之目的。不料以老黨員自稱之輩，而在總理尚未安葬之時，竟有此喪心病狂之舉，先總理雖死亦不瞑目矣。敝部為先總理所手創，部內份子追隨先總理出生入死，數十年如一日。總理在世，吾人以生命保障總理安全，總理去後，吾人以生命保障總理遺囑實現。對於廣州中央執行委員會，因其為全黨所托命，吾人當以死力擁護之。對於冒稱中央全體之北京西山會議，因其圖謀分裂吾黨，吾人拚命反對之。敝部同人雖甚推魯，然對黨對國，素矢忠誠，人有不軌，惟力是視。凡我同志，尙其鑒之。聯義社海外交通部叩。

(四六)軍事委員會特別黨部黨員大會通電歷數右派會議不合法者六端，謂黨紀不嚴，團結不固，革命不成，應予北京會議各違法黨員以相當懲戒。

(銜署)此次少數中央執行委員不守黨紀，在北京擅行集會，其不合法之點終有下列數端：本黨全體中央執行委員向來須由中央黨

部秘書處召集方為有效，而該執行委員等竟不請命中央黨部，擅發通告召集，其不合法者一。此次在北京召集開會之中央執行委員中，尙有未遵中央黨部命令，與北京國民黨同志俱樂部脫離關係之份子，其不合法者二。本年九月中央執行委員會擴大會議已決定下次中央執行委員會在廣州召集，而該執行委員等竟敢違反決議在北京集會，其不合法者三。此次召集開會份子，如吳敬恒同志等，均被違法背簽，其不合法者四。向來中央此執行委員會開會，須有中央執行委員十三人方足開會法定人數，乃此次在北京開會者，僅有執行委員八人，餘均監察委員或候補委員，其不合法者五。本黨自十三年改組，重振紀綱，內除軍閥，外抗列強，國民革命旗幟孔彰。乃該委員等不遵總理遺訓，不敢與革命民衆接近，背棄國民革命根據地之廣州，反託庇帝國主義者與軍閥勢力支配之北京，而倡言必如此方能發揮正義，其不合法者六。按該委員等身居本黨重職，竟有此不法之行爲，不予懲戒，難儆效尤。黨紀不嚴，團結不固，革命不成。同人等為嚴申黨紀，以促成革命計，應請本黨各級黨部，迅即開會議決，一致向中央黨部呈請，予在北京開會之違法黨員，以相當之懲戒。敢佈虔忱，敬候公裁。中國國民黨軍事委員會特別黨部黨員大會叩。

(四七)吳稚暉反對右派

十二月拾九日廣州民國日報載吳稚暉反對右派會議情形畧云：日前鄒魯等在京發起之所謂西山會議，其不足法定人數，已經吳稚暉先生在當時對京報記者聲明。昨汪精衛先生復接吳稚暉先生來函，詳述其中真相，當時不獨吳未列席會議，即戴季陶亦已於開會之前二日離京南下，臨行時並有函致吳稚暉，申明彼初不願意來京

開會云云。觀此則當時與會者，實不過鄒魯等二三人而已。

(四八) 蔣介石之反對意見

蔣介石同志於十二月二十五日發布致中央及海內外各級黨部全體同志一書，力攻右派會議之罪。因右派所集矢者為共產黨與共產主義問題，蔣電乃於此點詳加指駁。畧謂「共產黨黨員之加入本黨，為總理所特許，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所議決。果使兩種主義根本不能相容，以總理之明與第一次大會之忠於本黨，甯肯貿然決定以貽本黨之危險？且總理已明言民生主義即是共產主義。」並謂：「總理生時已嚴詞警告反共產之同志，而又決定仍容許共產同志之在黨，總理之所以如此，乃總理之偉大。」對於上海民國日報之反共產言論，蔣書則謂：「為若輩所利用。」「破壞之技已窮，乃乞靈於文字。」對於該報之加罪汪精衛同志，則謂「無一而非任意捏造」謂精衛所云，革命的反帝國主義的向左去，不革命的不反帝國主義的向右去二語為極沉痛極明澈之詞。」蔣書直指此輩異動分子為「反革命」。全書數千言發表於本期週報，茲只錄其要點。

(四九) 何應欽之宣言

右派捏造諸謂黨領袖何應欽同志為反共產之一人，何同志十分氣憤，於十二月廿七日在汕頭發布宣言如次：

應欽末學後進，平日受總理學說與人格之感化，年來復外受潮流之激刺，內受兩重之壓迫，益深信非三民主義無以救中國，而半殖民地的中國第一步最需要之工作，厥為國民革命。信仰既定，無論自身智能如何，苟有可以達吾信者，必竭吾力以赴之，適前歲

總理創立黃埔軍校，應欽承蔣校長之揀進，幸獲投効其中，得隨先進諸同志共致力於青年革命軍人之訓育，爾載以還，應欽迭遷運糧，忝領師旅，莫一非先總理與蔣校長之所賦與與裁成，始而第一次肅清東江，繼而解決楊劉，終而驅逐陳林洪諸逆，統一東江，應欽靡役不從，無一不本吾黨革命之精神，摧破一切假革命，反革命勢力，以掃除革命前途之障礙。凡吾人由信仰所出發之行動，其趨向何徑，自有實際工作為之證明。應欽之所以為應欽，自有其正確之認識，與堅決之意志，斷非客觀妄測所能猜惑。又應欽今日在黨軍所造成之關係，亦自有惟黨是從，與軍同命之義務，斷非外人挑撥所能離間。乃自一部失意不肖黨員赴北發生異動，吾黨自呈破綻，敵人乘之，陰謀詭計，明攻暗襲，將圖破壞吾黨內部之國民革命聯合戰線，則注其全力於所嚮無敵，顛撲不破之黨軍，漸且集中於應欽，而妄佈謠言於京滬之報紙；近上海商報，甚至有載應欽在汕攻擊總指揮部政治部主任周鳳來同志，將有異動之可駭的香港電聞。夫若輩破壞吾黨之惟一技倆，亦止於謂某也亦化某某也「反共產」而已耳。淺薄陰險，別有作用，本不值一辯駁。惟當此敵人環伺，社會判別力薄弱之時，無稽謠言，每足顛倒是非，淆亂觀聽，以應欽今日在黨軍所處之地位及關係，實不得不對吾黨內外同志一伸其悃誠。

今日在黨中甚感黨上之共產黨的問題；即共產黨同志在國民黨中能否共同存在的問題；又由此發生不同解釋之所謂民生主義是否與共產主義衝突，及由此演成一部異動之所謂北京第四次中央執行委員會議決是否合法，乃至應否聯俄……種種問題；凡此問題，已有中央執行委員會及最近汪主席與蔣校長明澈痛切之解說與辯論。

應欽不學、雖不足語此、然確信不移者，則在今日時代與環境下所需之中國國民革命，吾黨所應取之策畧，與所應做之工作，合聯合世界以平等待我之民族、集中世界及國內之革命分子、團結成一鞏固的國民革命聯合戰線，一致向帝國主義與軍閥兩重勢力進攻，實無其他可由之途徑。故今日吾人不為中國國民黨黨員，遵守總理遺囑，致力國民革命則已；如欲為國民黨黨員而又不遵總理遺囑，反對國民革命，則試問國民革命之背景與對象為何物？一言以揭之：半殖民地之中國被壓迫之各階級，尤其佔全民中大多數之被壓迫農工階級，不能不與世界各弱小民族及各被壓迫階級聯合起來，以打倒壓迫我之兩重敵人——帝國主義與軍閥，以求自己之國家獨立，民族解放，民生樂利而已矣。意義顯明如此，則凡能代表大多數被壓迫階級利益以向帝國主義軍閥進攻者，皆為真正努力國民革命之人，亦即為吾黨同志；反是：無論其為有意與無意，或直捷與間接，但行動與上述事實相悖而有阻礙甚且破壞國民革命之進行者，皆為不革命，假革命，反革命之人，亦即為非全志，更不問其是否為國民黨人。果承認此種斷定不謬，當茲反革命勢力彌漫全國之時，敵壓重重吾黨方結合革命分子，集中革命勢力之不暇，而何暇斷於「共產」與非「共產」之爭。惟其如此，亦即國民黨在此世界革命進程中所致力之三民主義的中國國民革命之重要意義上，確有中國共產黨員共全立足共全合作之理由與可能。今帝國主義者方勾結國內軍閥以一致向吾人進攻，而我乃被動的或自動的破壞其今日已成之聯合戰線，減少革命之力量。即不言主義而計利害，亦何其愚！綜上所陳，即應欽認為今日吾黨全志致力國粵東目前所最宜有深透觀察，與明確認識之點，稍之意氣，便蹈

黨國於不可救藥之危機，亦即違悖總理遺囑之罪人。此應欽思慮至此，不禁悚惕，非特將自勉勵，亦將以與吾黨全志共勉焉者也。抑更有進者：「左傾」、「右傾」言語上區別人類思想傾向之一抽象的術語也。畧以人類思想史與各國政黨史者，便知此兩語之適用，有一定之意義及其範圍。顧今日吾黨一部全志，對此兩語，概念殊欠明瞭，不於實質深加分析，信仰力求實踐，而但作無謂之咀咒，與中道之徘徊，黑夜摸索，既往往不期而走入右轉之方向，甚則一聞左傾之論，便聯想及於赤化之調，此實今日少數黨員由錯覺而生理解之通病，亦即徬徨歧路冥行盲動之主因。不知所謂「左傾」、「右傾」者，莫如汪先生所示：「革命的反帝國主義的向左去，不革命不反帝國主義的向右去。」兩語的分解最為明確。然則既為國民黨真正的革命黨員，不向左去，又將胡趨？此又應欽偶爾感到，一為敷陳，亦以示應欽個人之傾向，固有一定不易之途徑，而非妄加揣測挑撥者所能污我也。

茲特為負責之聲明曰：應欽此後，誓一本吾之所信，謹遵總理遺囑，實行吾黨三民主義，以致力國民革命；并竭誠盡力以擁護今日之國民政府；更永守最近蔣校長「不為革命即為叛道」之訓，躬履勿論，繼之以死，不顧其他，謹此宣言，以告全志。

中華民國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何應欽於汕頭

更正

第三期廣東政府內政上的兩大政策一文中「此為恢復以前之舊道制而是一種暫時的過渡辦法」句「非」字誤作「為」字特此更正

第一期目錄

- (一) 政治週報發刊理由……………毛澤東
 - (二) 兩星期中之政治報告……………汪精衛
 - (三) 中國國民黨對時局宣言
 - (四) 國民政府致吳佩孚蕭耀南孫傳芳電
 - (五) 國民政府致奉軍將領電
 - (六) 中國國民黨對關稅會議宣言
 - (七) 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嚴駁北京黨員之違法會議
 - (八) 反攻
 - 三三三一制……………潤
 - 楊坤如的布告與劉志陸的電報……………潤
 - 如果討赤志同仇讐亦吾良友……………潤
 - 頌聲來於萬國……………潤
 - 反共產中國國民黨大同盟萬歲……………潤
 - 共產章程與實非共產……………潤
 - 鄒魯與革命……………潤
 - (九) 中國國民黨對全國及海外全體同志解釋革命策略之通告
 - (十) 胡漢民與汪精衛之通信
- 第一期目錄
- (一) 中國國民黨為北京革命運動爆發號召全國民眾一致參加革命運動

第二期目錄

- (一) 政治報告……………汪精衛
 - (二) 黨務報告……………譚平山
 - (三) 革命派黨員羣起反對北京右派會議……………子任
 - (四) 胡漢民對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及目前革命運動之意見
 - (五) 反攻
 - (六) 向左還是向右……………潤
 - 赤化原來如此……………潤
 - 殺盡知識階級的是誰……………潤
 - (七) 中國國黨選派學生赴莫斯科孫文大學……………子任
- 第二期目錄
- (一) 中國國黨召集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
 - (二) 廣東政府內政上的兩大政策……………春木
 - (三) 上海民國日報反動的原因及國民黨中央對該報的處置……………子任
 - (四) 中國國民黨全國黨務概況
 - (五) 汪精衛在廖仲愷百日紀念之演說
 - (六) 反攻
 - 北京右派會議與帝國主義……………潤
 - 帝國主義最後的工具……………潤
 - 右派的最大本領……………潤
 - 右派的三民主義……………庸生
 - (七) 東征紀畧……………春濤

政治週報價目

- (甲)訂閱——國內壹元寄足五十期，國外壹元寄足三十期，郵票代款無折扣。
- (乙)代派——每份大洋二份，對折計算，寄費歸本報擔負。十份起碼，十期清算一次(歡迎全國各地書店及個人代派)
- (丙)零售——每份銅元四枚(但廣州本報不零售)

各地分售處

- | | | | | | |
|----|---------|-------|-------|----|---------|
| 廣州 | 民智書局 | 國光書店 | 丁卜圖書社 | 南昌 | 明星書社 |
| 上海 | 上海書店 | 羣益書社 | 亞東圖書館 | 太原 | 晉華書社 |
| 北京 | 北京大學出版部 | 各學校號房 | | 潮州 | 青年書店 |
| 長沙 | 文化書社 | | | 雲南 | 新亞書社 |
| 武昌 | 時中書社 | | | 福州 | 學生聯合會 |
| 蕪湖 | 科學圖書社 | | | 重慶 | 唯一書局 |
| 汕頭 | 汕頭書店 | | | 南京 | 樂天書局 |
| 寧波 | 明星書店 | | | 寶慶 | 寶慶書局 |
| 嘉興 | 嘉興書店 | | | 黃梅 | 書報流通處 |
| 開封 | 國民書社 | | | 成都 | 華陽書報流通處 |
| 西安 | 廣益書局 | | | 宜昌 | 精益公司派報部 |
| 杭州 | 知行書社 | | | 紹興 | 亞民文具實業社 |
| 平陽 | 新新書社 | | | | |

贈閱辦法

- (甲)全國各地任何團體機關或團體機關內職員索閱，函到即寄。
- (乙)國民黨從區分部起各級黨部每處至少贈一份由上級黨部分配輪流閱看。同志個人欲備此報者，須向當地書局購買，不能贈閱。

通信發行處

- (甲)北京翠花胡同八號于永滋
- (乙)廣州永漢北路二百四十號二樓易慶祥君